

方
修
編

馬
華
新
文
學
選
集

小
說
(I)



第 三 卷

武 大 函



洪天賜教授捐贈



天淵針譜



方 修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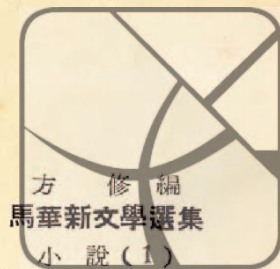
馬 華 新 文 學 選 集

小 說 (1)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1967•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星洲大坡大馬路二〇五號

復興橡皮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北角七姊妹道二〇〇號七樓

發行 吉隆坡 世界書局
檳城 世界書局
各地書局均有代售

[No.4121]

一九六七年九月版
定價港幣二元八角

馬華新文學選集

編輯說明

一、這一套小叢書的編輯，目的在輯錄戰前廿餘年間若干較為優秀或較有代表性的馬華新文學作者的作品，以爲馬華新文學史的閱讀、研究、或教學的參考資料。

二、全書暫擬分爲六冊，即「小說」二冊（一九一九——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四二），「詩歌」，「戲劇」，「散文」，「理論批評」各一冊（一九一九——一九四二）。如有餘力，將增加一冊「史料」和一冊「補編」，使全書顯得稍爲完整些。

三、由於是小型叢書，篇幅有限，凡已見於坊間成書或經拙著「馬華新文學史稿」錄出的作品，將盡量避免重複，以便多容納一部份較新鮮的資料。

四、有關資料的蒐集，全部採用攝影方法或特別延人代抄。凡原稿排印舛誤；文詞費解；或影照字跡不明，難以辨認之處，盡可能依上下文意，酌予補正，必要時亦略有刪節。倘因而引致若干文字與作者原意不符，或思想性藝術性之削弱，概由編者個人負責。

五、在蒐集資料過程中，得工商學校校長余松年，國家圖書館葉敏鈞，曾國遠，星大圖書館 MRS. LIM，蔣振玉，許國華，李桂堂，CHARLES……諸先生，給予各種方便；友人林徐典博士，襄助鼓勵，費神尤多；謹此一併致謝。

方修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星加坡



目次

一九二九——一九二五年

小勞働者……………蘇正義……………三

珍哥哥想什麼……………林獨步……………八

人間地獄……………陳桂芳……………二三

苦……………陳桂芳……………二五

一個車夫的夢……………垂拱……………二七

蠻花慘果（節錄）……………李西浪……………三〇

一九二五——一九三二年

感冒……………拓哥……………三九

師長……………鄒子孟……………五八

噤語·····	蝶影·····六七
乘桴·····	晴山·····七一
育南與但米·····	王探·····七八
烏九哥的夢·····	吳仲青·····八三
梯形·····	吳仲青·····九五
生與罪·····	會聖提·····一〇四
五兄弟墓·····	會華丁·····一一四
兩般境界·····	會華丁·····一二一
生活圈外·····	會玉羊·····一二九
鐵牛·····	慧聆·····一四五
王先生·····	慧聆·····一五八
編後記·····	編者·····一六五

一九一九—一九二五年





一九一

五羊

小勞働者

蘇正義

黃金聲坐在藤椅子上，嘴裏吸着一枝雪茄，大聲向着十四歲的童子說：「你爲什麼打天雄呢？你能夠知道你現在的地位嗎？你有什麼勢力呢？你好好的自己去想，我這一次寬恕你罷。但下回若是再這樣。我就要……。」那可憐的童子含淚說：「我沒打他。我不敢打他，不過他是……。」說到這裏，那資本家不管他說什麼，便大聲再喊：「去——去做你的事務罷，下次要注意一點！」就轉過頭去同他的朋友說話，一些兒沒有審察。那可憐的童子，無可如何，只有低了頭，忍氣含冤的，向外頭去做工而已。

那個可憐的童子非別人，就是一個年近六十歲的老寡婦的兒子，姓許名苦兒。他的家裏很貧窮，他只在鄉裏的學校國民班畢業。而因爲困窮的緣故，他就自己向著那「生計路」去求生活了。今兒遇着這種事情發生，他便很不願的，哭回家去。這且按下。

現在先把他們兩個童子，爲什麼相打的事情說一說，剛纔所說的那個天雄，就是那位

資本家的兒子。他的年紀，是同苦兒差不多。那一天苦兒拿一枝笛子在手裏，往着他的家裏去，到了半路，遇着天雄。天雄看見了他的笛子，就要同他借看。起初他以爲天雄一定是一瞧便還他的，不料天雄拿了過去，便丟身跑了。苦兒到那時候，就隨後追趕，一剎那間，追及了，那麼他就再把那笛子向天雄奪過去。殊不知天雄就向他踢了幾下，而又要用拳去打他。但是他因爲尊重天雄是個東家的兒子，一些兒不敢動手。到了後來，經路上人的講解，就一個東，一個西，各各回家去了。天雄既經回家，一會兒就撒謊的同他的父親說苦兒無端打他，這所以苦兒在那一天受金聲的痛責啊。

時當午後，那西方的日頭，向着東邊斜照，而在靜寂的山下，有一間茅屋，內中佈置，雖不高貴而有秩序，雖不華麗而很清潔。在後面廚房裏，有一個老婦在那裏煮飯，忽然跑出廳去。讀者諸君，能知道那個老婦是誰？因爲什麼跑出去呢？原來這個老婦，就是苦兒的母親，他因爲聽見苦兒哭的聲音，所以跑出去問問苦兒是爲什麼啼哭。當這時候，苦兒就把昨天同今天受責的事情，一一講給她聽。苦兒的母親，聽他說完了，便勸他說：「兒啊，你不要恨他，我們做人，總要忍氣吞聲就是，你要明白我們是很貧窮，不管你的理由怎樣充足，人家總是看他資本家的勢力，來說你不對。這都是貧的緣故，所以能到這

樣。你母很盼望你以後不要同他們在一處就是」。

翌日，苦兒照常到店裏去做工，都沒發生什麼事情。到了第三天，那可憐的小勞働者的事情就再發生了。先是天雄看他的父親愛惜他，就更加要用勢去壓人，一直要得到那枝笛纔好。於是乘苦兒要回家時候，就招集他的狐羣狗黨，在半路等他，叫他拿出那枝笛，否則要打他。但是可憐苦兒因爲不承允，就被他們打得隔日不會再到店裏去做工了。

苦兒的母親，因爲苦兒身上不快活，很可憐的，一步一步的出外去請醫生，同向店裏去告訴天雄的父親金聲。殊不知他不但一點兒不聽，並且說：「我的兒子很好，他總不會打人的，那許多童子，並不知道是誰，你那裏可說是天雄叫的。而你不要自己去教你的兒子，反來講人家的不好。從今以後，不要再叫他來這兒做工。」苦兒的母親，含淚叫冤，無語辭別回家去了。

苦兒的母親回家沒久，那位醫生也就隨後到了，只瞧見床上有一個兒童躺着，而在旁邊卻是剛纔那個老婦在那兒流淚。於是醫生就前去按脉，既按了脉，又寫完了藥方，他還看着苦兒的母親在那兒流淚。他很忍不過心的，就向前勸她。並且說苦兒受傷沒很重，過幾天定能夠好的；又問她爲什麼啼哭到這樣。那末苦兒的母親，就從首到尾，一一說給

他聽。醫生一聽完了，便嘆一聲說：「唉！資本家啊！資本家啊，明明你理屈，你還要拿勢力去壓死人，天下最沒平等的，有甚於這個嗎？這是你的教育能力薄弱，所以道德的理性，全被慾望的獸性佔住？還是你專意要行這樣強橫的手段呢？唉！我雖然做醫生，但不會把你的腦筋，全然洗清。你要知道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勞動並不是卑賤，而實在很尊貴。何以呢？在道德上，試讀孔夫子所說的一句話，『愛之能弗勞乎，愛之非徒使逸樂可也，必也勞，斯不近於禽獸』，就明白了。至於精神上，就你的兒子來說，你的兒子，實貴如同千金，而因這個原故，不但養成他無端欺人，無理打人，並且養成他後來愛坐高車，住華屋，但是這還不要緊，甚至披衣，穿鞋，同一切輕細的勞動，還要人家去理他助他，唉——像這樣，天既然生他的四肢百體，而他絲毫沒用，如同養兩三歲的小孩，豈不是很不對嗎？孟子有說，『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但是他若是一旦家產不幸空盡，而他平常是絲毫沒用過四肢五體，到了那時候，沒高車坐，沒華屋住，沒人去理助他披衣穿鞋，苦極要死，那末他纔明白勞動者是怎樣的價值。從這裏看來、勞動者不是卑賤，而是尊貴，就可知道了。你現在請不要愁悲苦兒的職位，等再過幾天，他身體好

了，我就同他舉荐」。

醫生說完了，就辭別出門去了，苦兒的母親，也就此沒再啼哭了。

時光陰易過，瞬息已經一星期了，而某報館內的印刷房中，有一個童子很忙的，拿紙往來。這是誰呢？就是小勞働者許苦兒。

（原載一九二〇年十月廿一——廿七日「新國民雜誌」）



珍哥哥想什麼

林獨步

六月廿五日，學校舉行畢業禮。黃維珍和其他幾個畢業生，在運動場的牆下，植了第十五回畢業生的紀念樹，就回宿舍了。

他想再幾天，要和這學校遠別了，反覺情緒戀戀，不像他平日所期待的那樣快樂了。他把畢業證書，拿出來看一看，說：「絞了幾多年的腦汁，才得了這張字紙」。

他因爲在自修室悶悶不樂，就跑到趙先生的住房來。先生見他進去，就叫他坐在旁邊，嘻嘻笑說：「今天可不是很喜歡嗎？」他也笑笑的答。先生又說：「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怪夢。是在海濱，見了無數個少年，都是摩拳擦掌，爭先恐後，要游泳到遠遠的彼岸。其中有的一到水裏就沈下去的，有的剛剛到一半就沈下去，有的差不多要到了，而又氣力不足，也就沈下去了，結果能到彼岸的，不過寥寥幾個人。」

「我想世界好比這個海洋。不時澎湃着狂瀾怒濤，人們好像我夢中那無數的少年，意

志弱的一入社會，即時就沈沒呢！

「人的成功失敗，都是依自己的修養，和忍耐，來決定的。你算是我理想中，還有希望的少年。這回畢業了，一定會對於社會上實際事物，注意一點，把你所學的學理活用是不待我說了。」

維珍說：「學生也有這樣的意思。先生的教訓，一定遵命的。學生好多感激的話，在心裏都說不出來。現在祇把『感謝先生』四個字來代表這滿腔的感激，其餘都銘感在心裏，在學生良心上，人格上，修養的紀念就是了」。

先生聽了哈哈笑。把維珍的肩膀拍兩拍，說：「好好好，我是很知道你，也很確信你的好品性，再幾天你要歸家了。未到家——南洋——以前，你有把你數年來，所收穫的國貨，選擇選擇，預備貢獻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嗎？以我想來，你的貢獻可分有形，無形和上下等的種類。從你父母給你做學費的錢，拿出來買祖國的東西，送你的父母……朋友……。這個國貨，不是你自己耕耘的，是拿你父母的錢來買的，算是下等的貢獻，也是有形的貢獻。」

「上等的貢獻，就是把你在學校裏所得的學力，品行，歸家後，用言語，動作，無虛無

實，發揮起來，有益於社會，有益於家庭啦。這樣無形的，上等的貢獻，是我希望你的。

「南洋是很有研究價值的土地，你回去或三年，或五年，那時再來祖國，用你實力經驗的南洋土產，來貢獻祖國，豈不是一種很好的事業嗎？你離開南洋的時候，年紀很輕，暑假回去，居住時間又短，所以南洋的事物，是不大明白了。此回回去，可把南洋的地理，和華僑的狀況，調查調查。有時把他批評批評，不獨有益於社會國家，自己也很有益，很有趣呢……。」先生說的話很多，他只是應着「是是……。」

明日自黎明就下了雨，滿天濛濛，到早飯完了還未止。他們學校的宿舍，是在一個大橋畔。他就凭在窗口，眺望橋上往來的人，有的執着雨傘，開展的一枝一團，一枝一團，在雨中忽聚忽散、忽往忽來。那人力車則各各蓋起車罩跑來跑去……。直到下午四時半天晴了，人力車也放下車罩了，路上的人也漸多了，他也出去買書。

他坐在電車中，見男的青年拿着某女學校印刊的女學雜誌看，那年輕的女郎反拿了某某社發行的青年文學雜誌看。他起初把眉頭一皺，很詫異，後來低頭想一想，恍然說：「……是呀！近日的青年男女，都有一種異性檢察的好奇心，男的要知道女的心理，女的也注意研究男的心理。在外國雖然也是這樣，可是他們的男女交際很自由，這種好奇

心，自然薄一點。我們中國禁絕男女交際，所以男女間的思想很隔膜，互相生起一種異性觀察的好奇心。雖然不得互相見面談話……，可是單單看了紙上異性的言論，大概也生起一種精神上的美感。他們這樣看書，並不是知識上的慾望，是一種性慾上的美感！雖是可惜，也是可憐……。」他的心裏這樣推理，又見那青年男女，各自看的很入神，不覺心裏好笑起來，忽又引起他心裏上的聯想，把他在中學時代的印象記憶顯現出來，心中悄然想道：「……是呢！那可愛的 DREAM 現在不知道怎麼樣？」

他四年前在某省中學肄業，每日在電車中見了一位可愛的女郎，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就叫她「DREAM」，有時單單叫着頭一個字，簡單稱她「D」。他說D是一個動的美人，並且也是個靜的美人。他說靜的美人好像圖畫泥人的……美人，偏於客觀的美，有的很古板。他說沒有動的要素的美人，不是真美人。他說真的美人有兩個要素。一是靜的，一是動的。他說靜的要素是模樣好，動的要素是表情好，言語好，行動好，品性好……。他說動的要素好了，好像輕妙的音樂，會把人陶染出高尚的美的情緒。他說動的美人，就是風韻好的美人。他說真的美人要動靜二要素兼備的，而D是個二要素兼備的美人。他說戀愛不是單指肉體上的男女情慾。他說同性間的互相愛慕，叫做友情。異性間的互相愛慕，叫做

戀愛。他說同性已然可以有朋友的友情，異性爲什麼不可叫做朋友的戀愛？他嘴裏雖是這樣說，然而見了異性女子，卻連一句話都不敢和她說，只是精神上愛慕她就是了。所以他未遇D以前也曾精神上愛慕二個天真爛漫的處子，而一回也沒有表白於意中人。他遇了D以後，就沒有戀愛別人了，他說再愛別人就對D不住呢。因爲D也知道他愛她。

他起初遇了D，心裏已經很戀慕她，可是還不敢放胆正視她，不過從側面偷眼看她就是了。

一天早晨，他們在電車中，他無意中把頸子一轉，忽見D也偷看他。那D一見給他看見了，就耳紅面赤，急把頭伸出窗外。一會兒又回轉面來，她的一列齒咬着下唇，把頭低下去，看着自己的衣服，忽又慢慢抬起來，把黃維珍看了一眼，卻又慢慢低下去。那臉上的顏色，一時又暈紅起來，好像向維珍表達出一種戀愛的暗示。

自那天以後，他就放心於沒有人見的時候，和D互相注視，看她的表情，和她的生理上的日漸發育變化。

他有時見她含羞帶笑，有時見她整衣正襟，有時見她手巾掩着半面，有時見她微微嘆氣……。他一日見她長大一日，見她漸漸成了沈鬱的狀態，不像從前和別個女同伴談笑自

如，天真活潑了。

有時電車裏的人太多了，她的身子，靠在他的肩膀，把他踢促得不敢移動，仔細看她可愛的耳朵。有時電車左右搖擺，她的纖手扳着他的手腕，使他心中突突亂跳……

他未遇D以前，雖然精神上也會戀愛着女子，可是於處子以外，不論如何美人，他都不注意她。他說注意有夫之婦，是不道德的。他說不論什麼人，皆有擇一異性的權利，他的分別處子與非處子，很好笑，他說垂辮的女子就是處子，他說處子都要垂辮啦。

他是一個空想的人，他自己也自認是一個空想的人，他說他是一個神經質的人，他的空想，是先天的氣質，所以他以為他的空想，是不奇怪的。他幼時已經發揮着他的神經質了。他七八歲的時候，晚間黑暗中，常常腦裏幻想着怪物，眠中害怕大叫起來，撞在他母親懷裏，把他母親嚇的滿身冷汗。

他九歲時，自己養了一隻小雞，天天覓昆虫給小雞食，一天，那小雞給鄰家小孩打死了，他就感傷了多日才忘去。

他幼時孺慕父母很深，他心裏自想著：「我的父母假如忽然死了，我要怎樣呢……人說死了會輪迴再生，不知道能夠仍舊做我的父母的兒子不能？假如生做女子，豈不是很苦

呢！要離開自己的父母，來叫他人的父母做父母，有時又要受丈夫的打罵……做女子是要出嫁的……束縛在家裏，仰人的鼻息，人家都看輕女子……。」他幼時都是爲着這樣孩子氣的事來煩惱。

他說他自十一二歲，至十七八歲的時候，非常怕人的批評。他明明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不錯，然而有人說他錯了，他就不敢做出來博人的信用，所以人人說他品行好。及至成年了，人都說他溫柔，稱他少年老成，可是他很不喜歡人家叫他少年老成，因爲他知道。平常人所稱的少年老成，是指愚蠢盲從的小子。然而很奇怪，他時時又依舊外面裝着老成的假面，來服從環境，和俗衆逢迎舊習慣，而心內則對於今日風俗習慣、抱着多大的懷疑。他自問自答：「怎麼人要嘴裏所說和心裏所想相反？怎麼前輩的人做壞事就可以，後輩的人做壞事就不可以？怎麼女子要貞操，男子沒有貞操？怎麼有的人天天做工，還要飢餓到死；有的人徒手坐食，竟得高樓大廈，山珍海味？怎麼爲父兄者自己賭博、食鴉片、嫖妓女，買小老婆、反告訴他們的子弟，不要賭博、嫖妓女、食鴉片……這不是上流濁，下流清嗎？這不是把子弟拋落苦海，而反罵子弟溺死嗎？……」他心內存了這樣複雜的懷疑，而外面又勉強來附和舊社會，不敢脫出舊社會的常軌一步。

他的行為和他的思想，不時互相反撥。他因為這樣行為和思想不調和的矛盾，胸中藏着重重的苦痛。總而言之，他是一個理論上成功，而感情上失敗的人。他外表只管裝着樂天的樣子，心內倒是積着多大的悵鬱。口裏說得條條有理的樂天證據，心裏則抱着紊紊亂亂的悲觀疑問。

他是一個多情的人，而外表特地假着嚴冷的態度。他內面的熱烈愛情，好像熱火，外面的虛偽嚴冷，好像冰霜。但是有時也會把外面的冷霜突破，露出他的內部熱情，所以人也覺得他有熱烈的多情。他對着異性戀愛，只是兩目灼灼，未敢非禮舉動，甚至始終未曾和意中人陪了一笑。

他雖然不時抱着鬱悵，可是自見了D以後，他的愉快也隨日月增加了。他說在中學的時期每日兩度會見D，為一生最快樂的事。他每晨要到學校，巴不得一時就跑到火車站。他在數十步外，遠遠已經從衆人中容易看出D的形體了。若是數十步外，看不見D，就着急起來，心中索然如有所失，沒精打彩呆呆發悶。若是見D先在，就精神活潑，悄悄站在離D五六步處，由側面偷看她。及至電車來了，他就注意D有上車去沒有？D不上去，他也不上去；D上去了，他也上去。那D也和他心心相印。他若從車前上去，D必從車後上

去。他若從車後上去，D就從車前上去，兩個互相注意意中人的上車。有時電車裏的人擁擠，維珍不上去，那D就對着她的姊姊說：「姊姊人太多了，你先去，我等後回去罷。」D的姐姐也知道他們兩個戀愛。——一天，他先到車站，就故意站在平時未曾站着的電燈柱下，D看不見他，就伸着脖子看來看去，她的姊姊先看着維珍，就把D的腕子一拉，努着嘴，指着維珍的方向給D看。

他知道他的意中人也很戀愛着他，他就越想越喜歡，暗祝能夠永續這樣精神戀愛的快樂的狀態。

他雖然每日注意意中人的上車，跟她上去，但是有時也會生起一種自欺的——驕傲的——挑撥的好奇心。明明知道D不上去了，電車已經起行四五尺遠，卻故意追跳上去，從窗口探出頭來，觀D的態度怎麼樣？

有時他比D先回家，就在D歸途的僻處等她，巴不得D一時就來。一見D來了，反又急急兩步做一步走，恐給D看見，恨地上沒有縫兒鑽下去。他本來不希望和D結成什麼夫婦，但是他知道不成夫婦，是不能久遠和D戀愛，必有永別之一日，這種不言不語的戀愛，未免不澈底。因此有時也會想把情愫，剖白於意中人，無如他的利己的，虛偽的，懦

怯的、小聰明的自我批評，把他熱情煞住。

他夜間在床上自問自答說：「……我若是不和D定婚，一定不能永久和她戀愛。假如我來和D暗定婚約了，我的保護人杜先生到底會知道不會？知道了，他未必贊成？或者很生氣……。我的父母呢，唉！杜先生必定通知他們，他們必定很憂慮……。學校先生們，也必知道——要退學啦，退學啦！朋友——嘲笑啦，嘲笑啦……名譽掃地啦——或者我犧牲我的名譽，來和D私定婚約，然而D的家中怎麼樣呢？允許她嗎……她的名譽比我還要緊……她是個潔白的女子……。」他想了半夜，翻來覆去，總不能解決。

有時夜間想得很好的方法，一到天亮，再想一想，覺得很不妥當。有時在家裏想得一個好好的辦法，要和D說話，一見了D的面，就不敢說。他自己很奇怪着自己，怎麼自己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為什麼倒這樣畏懼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很多情、很可愛、很溫柔的女子？

他的脾氣、是不喜歡帶雨傘。雨天的時候，只穿着雨衣，晴時則頭上戴着學生帽子。在冬天的一日，天氣很冷，又下了雨，及至他從學校回來，那雨下的更大了，他下車來，就跑到電車站附近的店鋪，一面假裝看東西，一面等着D回來。

雨下的那麼大，路上行人很少，不覺生起一種淒涼的景象，那瀟瀟的風雨，那淙淙的流水，那電車的轟響……無一不惹起他的鬱悵情緒，而生異性的懷慕。他越想越戀着D，心裏就決定，今日索性傾出他的惓惓之情了。

等到第三回的來車，見D下來，也沒有同伴，穿着茶色的雨衣，右手執着雨傘，那一根黑亮亮的大垂簾，掛在背後，越看越覺又端莊，又流麗……他心裏自名爲最好的機緣了。

等D在前頭二三步，他就冒着雨跟她走，及至接近了，反又大步行過去，一時想要回來，又不好意思，只裝做結他皮鞋帶子，一見D要近了，就拿出手巾，拭臉上的雨水。那D到他身傍，似稍停步，把他一看，忽又垂頭慢慢過去，到離他十餘步，又回頭一看。不知道是有意，是無意，D的手巾，落在前面。他走上去，拾起來，本想要收起來，又轉念一想，放着胆子，追還她說：「姑娘，這是妳的麼？」D回轉頭來，紅了臉，兩目眨眨看他，躊躇躊躇，口裏不大明白說：「……多謝……」。把那淋濕濕的手巾接去，高抬起雨傘，禦看維珍頭上的雨。他心裏要說話，嘴裏沒有話頭說出來，又見她以傘遮雨的深情，心裏愈感激她，愈自不安，一時愈不敢走開，違拗她的好意，只是自己的肺葉，撞擊不寧。他走開既不好，站住又不好，說話又不好……他說那時，爲他一生最難解決的時間，也爲

一生最不能忘掉的時間。

忽見遠遠有人，迎面而來，好像把他潑了一桶冷水，慌慌張張，向D點個頭就走開。他那時，並不反悔不和D傾積懣。因為他很自信D是明白他戀愛着她了。他們兩個於二年間，互相間愈羞澀，而愈戀愛。他們的以心傳心，是很久了，不過他心裏，覺着剛纔的態度，未免太冷淡，也沒有什麼去安慰她。

他一面行，一面想一個方法，來答D遮傘的好意，和想個以後慢慢和她交際的方法。

翌日，他就公然和D行點頭禮，後來並和C的姐姐行點頭禮，後來見電車裏人多，她們姊妹站着，他就站起來讓她們坐了……。

一天他的同學，姓莊的見了，就問道：

「你熟識那兩個女子嗎？……很不錯」。

「不相識。」

「爲什麼你讓她們坐？」

「讓她們坐了，有什麼不成？」

那姓莊的搖著頭子說：

「可疑可疑！」

那姓莊的，見他日日和D姊妹行點頭禮，就在學校裏傳播起來，並且捏造好多不實的壞話，把他怕的心中七上八下，幸得先生們沒有聽見！

以後他就不敢和D見面。躲避和她同車了。

直到他入學校寄宿數個月了，一個姓楊的同學，拿一張入場券，說是他妹妹肄業的女學校開展覽會，招他一同晚上參觀去。

他晚上和姓楊的，剛看完要從出口的門出來，忽見D同她姊姊，坐在鏡下，又見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子，端了一個囊，叫他們抽籤。那D的姊姊，見維珍呆瞅着D，就推着D，使個顏色，D會意，就代那女孩子端着囊，叫他抽。他心花放得大開，伸手抽了一張九號，D就開了可愛的朱唇，叫聲「九號」。她的姐姐聽了，忙到裏面拿出一枝絹造的花，上頭結着兩粒紫色李，下面紮着兩片綠葉。他喜歡的了不得，回來急急把李子裂破，看看有什麼好信息沒有？誰知裏頭裝着棉絮，那兒有什麼好信息？他自己把頭子一擊說：「傻子！她們焉能一時把信息藏在裏頭？難道她們知道我一定去參觀不成？……」

自那夜以後，他就永不見D的踪跡了——這是他四年前的戀愛。他今日在電車中，偶

然聯想着四年前的意中人，一時心中血潮緊張起來，心裏想着：「……是呢，那可愛的 DREAM，現在不知怎麼樣？」

他正在車裏出神，想着四年前的景況，一時他的從弟上車來，見他坐着出神，就把他身上一拍說：「珍哥哥想什麼？」他不防嚇了一大跳，那車內的人，見了倒好笑起來，兩女郎也禁不住笑嘻嘻。那年長的，自己也笑了，覺得不好意思，含着羞，舉着手，把年少的女郎一打，嘴裏無聊地說：「這個女孩子，真是……」。那年少的，則半噙半笑說：「我怎麼樣？你爲什麼打我？」那年長的，更不好意思，低頭紅臉，把年少的手一捻……一到路口，他們兩個兄弟就跳下來。只見雨後的夕陽，映着林立的建築物，樓上的玻璃窗，反射着光線，呈起黃金色，路上往來的人如梭，真是「車轂擊人肩摩」，個個倒像很忙的樣子。

進入書店，見同學式年級的何安慶，也在裏頭看書，拿了一本，又一本，看來看去，他叫着：「老何，你看什麼書？」那安慶轉過頭來，答非所問說：「哦！是你——我聽說你這禮拜內要回家，到南洋去了，實在嗎？」他說，「是呢，想這個禮拜五回去呢。」

「怎麼不再入研究科補習一年？」

「我想回去，看一看再打算呢」。

「有同伴沒有？」

「沒有。」

那安慶又瞅着維珍笑嘻嘻說：「此同一個人回去，後來兩個人來頑哪？」維珍聽了莫名其妙說：「你說什麼？」安慶未言先哈哈笑說：「回去娶了一個好好好……的老婆，同你你……一塊兒來祖國遊玩啦」。他聽了，禁不住好笑了：「我來的時候，你一定已經走入家庭範圍去，成隻家畜，不給你像現在的自由，野鳥似的了。」安慶一面拿出烟盒，一面說：「你只管罵，等將來你的老婆來，和她算賬罷了。」說了擦了自來火，吸着紙烟，說聲「再會」就去了。他也把早上記在日記上的要買的书買了，對照對照，也離書店回學校來。中途他的從弟問他說：「珍哥哥，你在電車裏頭想什麼，可是看上了那兩個女子嗎？」他聽了撲嗤一聲，哈哈大笑，捧着腹說：「是是是！」他的從弟也笑個不了。不知不覺，他的從弟已經在前十餘步，他又低着頭，慢慢走，默默想。他的從弟倒走回來，瞧着維珍的臉說：「珍哥哥想什麼？」

人間地獄

陳桂芳

十字街頭的側巷，排列着一家門首，門壁油色動人，門楣卻懸着斗大的名人手筆橫額，騎樓之外，兩柱之側，正陳着幾色鮮花，像煞有什麼喜事待要鋪陳的樣子，不時聽着過路的人說着：「事頭婆生日，今晚大概打八香了，報紙裏的慈善機關職員表，常常看見他的名字，聽說，某校當年度的什麼總理副理，都是他充當的。」這樣頌詞式的談話，似乎是送給這間門首的主人的榮耀呀。

這間門首不特門外的裝飾講究，就是門裏的陳設也十分齊整，國粹式的酸枝公座，英式的漆皮彈公椅，美式的籐牀，大理石的八角檯，倒也應有盡有。入夜則電燈齊明，不煩人力，況是高朋滿座，雀戰常開，真是一個豐衣足食的家庭。

有一天，那家的屋裏發生一種女子的幽咽聲，是由一個房間的門縫透露出來，帶哽帶痛的說道：「媽呀，放手罷……我願了。……我嗣後聽你的說話了。——哎喲！痛死我！

「跟着又有一個婦人道：『賤……有好的倒不願做，累我費氣費力。你估少個錢得你到來嗎？』」這種的聲音足足鬧了有半個多鐘頭，廳外那檯麻雀卻不斷的沙沙響起來。座中一個中年男子開口說道：「看她眉目不是呆的。誰個都看勿出有這樣的傻氣。身高肉貴不願幹，卻願捱……社會祇有笑貧的，那有笑……。」一面談着，一面把對家一隻白板拿來，把身旁的兩隻也反了出來，說道，「碰」，沒有一會兒，這邊房門開了，就走出一個少年女子，倒打扮得髮光可鑑，臉鉛眉黛，穿上了一身杭綢的時裝，一個傭婦陪着出門乘車，飛的一般去了。

先前和那女子吵嘴的那個婦人，從房間慢慢的踱了出來，滿臉堆着得意的顏色。說道：「怕你性子硬？用起心來，直也打成曲的。說什麼金玉貞堅呢。」隨又向那中年男子道：「明天一共定了多少酒席」。那個中年男子接着說：「今年多定五席，就是鏡花到齊，也優優有餘了。」壁上的自鳴鐘噹噹的響了九下。那中年男子和那婦人，各自乘車去幹他們的生涯了，檯上的麻雀就寂靜無聲。

（原載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七日「新國民雜誌」）

苦

陳桂芳

一片攪雜的聲，和着幾個人圍着一家的房門口，你一言，我一語，祇聽着：「阿春的父親，怎樣會跌倒，跌到這樣厲害啊！」

「我這方子是很好的，曾經醫過幾個人了，任你傷到怎樣！藥氣一到就散瘀止痛了！」又一人繼續說道：「阿春！你父親怎麼會跌着。」阿春回答：「××要我父開夜，我父親回道：『昨天已做了大半夜工夫，現在精神還沒有回復過來！』祇見××把鼻子哼了一下，說道：『工夫緊到這樣，還推三托四，做不做你自己知……你愁沒人做嗎？』阿爸就不敢說下去了，怎知道，作工才只一小時，驀地裏壁間那塊鐵板躺下來，阿爸沒有留意着，喲的一聲，就跌倒在地了，腳側還流下一大堆血。」

跟着又一個婦人說道：「三姑！配這方子的藥費要多少？」

「三塊錢！」那婦人隨向一位婦人說道：「五姑你身上有銀便嗎，請你借一塊錢給

我。」隨轉口喚阿春：「你把櫃子裏的兩塊錢拿來，並拿這張方子：趕快向藥店裏配藥。」

現在所說這間房子的故事，就是一個鐵匠的住戶，一妻二子，大的叫阿春，小的還沒有離乳，一共四口子喫飯，都是靠鐵匠那雙手賺來的！那鐵匠的年紀已近半百了，因為經濟關係，還沒有教兒子唸書，就教他隨着學工了。怎知道一年一年生活祇有增加，那筋力倒一年一年的減退，因為柴賬米賬迫人，不能不拚命奮鬥呢！

雖然每天有塊多錢的工值，但除了星期，歇工，每月總掙不上三十塊錢的進款，支銷之外，幾乎個個月清倉！今又遇了變故，那有餘資來做醫藥費呢，不得已就着阿春跑到工廠，向經理人借支十塊錢，以充藥費，經過一會兒，阿春就拿着藥包回來了，說道：「我放下方子在藥店裏，就去尋經理人，他道：廠裏沒規矩掛借的，遂在櫃裏拿兩塊錢出來，指着說：這是我借給你父親的，你拿回去罷！」

霎時就滿屋沉寂起來，祇聽着街上有人叫道：「苦！苦！苦！」再聽真又像叫「芝蔴糊！」

（原載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小說世界」）

一個車夫的夢

垂拱

王阿三終日汗流氣喘的，拉着東洋車拚命的東跑西走。到晚總計，尚不敷家中的費用。所以每當月落鷄啼的時候，就拉着車子，在花街柳巷往來。

一晨拖着位嫖客，從牛車水，彎向大馬路直跑，迎面忽來一輛摩托卡，阿三避之不及，被牠輾倒地下。而這無人道的汽車夫，竟置之不顧，向前直馳。車上的坐客，從上翻下，弄得滿身污穢，氣忿忿的大罵，僱車而去。阿三倒在地下，目瞪口呆的，好像啞子吃了黃蓮，不能說苦狀，幸虧一位同途的李大哥，把他拖回去。

阿三呻吟在牀上，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子，坐在床邊啼着。他聽了很傷心，竟向華胥國裏去。忽在吉寧街，遇了一位久年的故交林二哥。兩人見了面，寒暄幾句，林二就問阿三近狀，阿三連聲歎氣道：「生活困難，命運乖蹇，所得不敷所用，今天險一點兒，就被汽車……。」說完就問林二：「你好嗎」？

林二道：「很好！很好！我近在離此處一天水路的極樂島裏。那島是一班新青年所關，大眾都是平等、勞工，沒有什麼富貴貧賤的分別，真是個極樂世界呀！老三呀！你這裏不好；何不同我到那極樂島呢？」阿三道：「我正求之不得，你既肯和我介紹，這機會豈可錯過呢？請你同我回到敝舍，帶我娘親妻子一路去」。

阿三到家中，足還未踏入門，就大喊道：「阿香，快把貴重的東西，收拾捆起來，好到極樂島，享我這晚年的幸福。」他的娘莫明其妙，連問道：「是什麼緣故？」阿三就把碰着林二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說給她聽。她也喜歡得很，就收拾得干干淨淨的，雇了一輛車。車到海濱，換了船，順着風兒，掛起帆來，如飛的向極樂島的方向馳去。船到極樂島，林二就尋了一所清潔的屋，給他家人住，並帶他去幹事部那裏報名。幹事長雅銘，和顏的問道：「你會作什麼工？」阿三道：「我會拖車。」雅銘道：「我們這文明所在，這無人道的工作，是不幹的，請你隨林二到東廠做一點工作」。阿三到廠裏，看大家都是很勤的工作。他也坐下，和他們幫忙。到了四點鐘，大眾休息，他也回家去。

忽有人送來現成的菜飯，味素很好，是他生平第一遭所食的。就大食特食，把肚子裝得滿了。到了九點鐘，他就上洋床睡着。忽聽人喊道：「火呀！火呀！」他就躍起床來，

連忙的喊道：「跑……跑……火燒起。火……燒起！」他的妻子從夢中被他驚醒，連問道：「好好的醒在床上，爲什麼這樣大呼小叫？」阿三擦擦眼睛，靜耳一聽，原來是一隻貓，在屋頂叫着，彷彿是「火呀！火呀！」

（原載一九二五年三月四——六日「商餘雜誌」）



蠻花慘果（節錄）

李西浪

且說楚碧悽然說道：我自那日（十年前事）與那些破落戶盜了鄉人的牛後，便把牠賣在磨麵坊裏，一共賣得十餘塊錢，平均每人不過分到兩塊，不想這兩塊錢在我手裏，有什麼可以揮霍，不到兩日，早又弄得精光了。此時自己也覺得再也不能立於本鄉了，深夜自思，汗顏無地，於是便打定主意，拚命出洋，但身邊已無一文，出洋的旅費向那裏討呢？想到這裏，又悔又恨，只得硬着頭皮走到姊姊前，求伊寬恕，並告之悔，罰誓立志。通哥，姊姊的爲人，你是知道的；伊當時見了我這種可憐的情形，聽了我這種可憐的說話，早已慈心發現，把前時惡我之心，都丟到九霄雲外，不覺對我淒然下淚道：亞碧，你自父母死後，把一個書香子弟，弄成一個浪蕩賭徒，以致給鄉人起了一個無衣磨的綽號。如今呢，又快要變成一個偷雞摸狗之流了，把祖宗的臉都丟掉了，你想你姊這時的心是何等悲痛啊！今日你能夠翻新改過，未始不是祖宗之德，但你此去何之呢？我很慚愧的含着兩泡

眼淚道：赤條條來人無牽掛，此去惟有東飄西泊隨遇而安，天可憐他日如果能夠掙了性命，賺了些錢回來，恢復了名譽，奉侍姊姊到老，就算我的造化了。伊道：如此很好。說着便毅然把手上戴的一雙銀鐲脫下來，交給我道：你姊姊是一個寒士之妻，別無所有，你權把這銀鐲拿去賣了做旅費罷。你千萬要自己珍重，我也沒話叮囑了。說着便嗚咽咽的哭起來。我拜受後，便黯然辭別伊，揮淚而去。行了數十步，翹頭看時，恍惚見伊兀自在草茅棚下，呆呆地站着灑淚向我呢。我一壁走，一壁想起自己破落到這般地步，還要賺姊姊的眼淚，爲己傷心，真不肖極了。

行到市頭，即把這鐲持到銀店裏賣，只賣得五塊錢。明知這五塊錢用作旅費，是斷斷不夠的，但我這時出洋的主意，非常堅決，抱着不計成敗利鈍，百折不回，到那時掛那旗的思想，天君鎮定，恐念全無，便買了數件半舊衣服，打起一個小包袱，鼓起勇氣，步行到汕（汕頭），一路說不盡的艱難困苦。到汕時，恰巧一個水客要招人往南洋樹廠裏作工，旅費一概均由他包辦。這消息傳到我耳邊，喜得我直跳起來，也不問所往的地方是南洋何處，樹廠裏的生活怎樣，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旅費不須己出便了，那顧後事如何呢？便很興頭的自請加入。這時同伴共有三十餘人，他們的環境思念，自然和我都是不謀

而合的了。

下船後，約歷半月，早已到埠，經過種種手續，三十餘人便給那水客像防賊般一齊帶到鄉下一間樹廠裏去。只見這樹廠背靠深山，三面環海，水中浸着一排一排大樹幹。廠裏架上，列着百數十輛鋸木板的大手鋸，有二三十人，正在那兒俯首力作，鋸得渾身汗流如雨，氣喘口開，還拚命似的不敢歇息。一個像鬼王的工頭，手執一根又粗又大的藤鞭，不住在空中舞動得呼呼地響，走來走去。我見着這情形，嚇得目瞪口呆，心驚肉跳，但事既到此，惟有唯唯諾諾隨機應變而已。這夜吃完飯後，三十餘人便同在一間暗沉沉像牢獄式的房裏臥下，一夜蚊如雷響，那裏睡得着呢？只聽得同伴裏噉聲的也有，嘆氣的也有，呢呢喃喃相語的也有，鼾聲大作的也有。兼之壁下蟲聲，亂鳴如雨，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使人聽了，更覺憂心忡忡。展轉反側，一直到四更時候，剛要合眼，猛可裏同伴都大驚小怪，亂騰騰的急忙起來，好像來了毒蛇猛虎似的。我也着了一驚，只見那鬼工頭一手提火，一手執藤鞭，威風凜凜闖進來，睜大眼睛，惡狠狠地罵道：你們這些睡不夠，不怕死的畜生——新客鬼，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還不快快起來冲涼消毒嗎？再等一會，老爺手裏的鞭子是无情的。大家都不敢作聲，忍着氣跟他到廠後一所清水池去。啊呀！夜色茫

茫，寒林漠漠，海風虎虎，草露淒淒，我們從溫暖的被窩裏爬起來，那裏禁得住這寒威呢？牙齒早已震震地作響了，更那堪如冰冷水，一潑全軀。唉！慘了慘了！一個個莫不縮頭縮頸，對水生愁。不洗時，那鬼工頭的鞭子，便真個要霍地落肉，恥辱何堪，只得閉着目，狠命把水斗提起，一連冲了百數十斗，力也竭了，皮也皺了，連忙穿上衣服，抖着而回。正要重到窩裏去時，豈知房已下鎖，那鬼工頭便趕我們到廠裏坐地，坐待天明。咳！通哥，你想我這般文弱之人，禁得住這般苦境嗎？所以這時便覺得有些身熱頭痛，及至天明吃飯時，早已吃不得了。

吃完飯後，大家都跳上架子，開始工作。我呢，在平日身健力壯時來拉這鋸子，恐怕拉不到十下，也要氣絕，何況現在病着。沒奈何，只得上架，勉強把鋸子一拉，那裏拉得動呢？以是頭重身輕，呆呆站着，忽然背後霍的一聲，籐鞭落在臂上，嚇得我幾乎墜地，回首看時，只見那鬼工頭怒氣冲冲地道：「你在架子上呆呆扶着鋸子做什麼，鋸子並不害病，那裏要你替他打脈，我買你來是要你拉鋸，並不是要你打鋸脈的先生啊。快鋸，快鋸，不鋸時，肉又會痛的。說着，把籐鞭又舞動了兩下，鼻子裏嗤嗤嗤的冷笑着。我這時又羞又惱，不得已向他討饒道：「老哥，可憐我罷，我因今早受了寒氣，以致頭痛難堪，委實拉

鋸是拉不動了，請你給我三天假，待我病好時，自然會加倍力作的。那工頭把眼斜掠我一下道：咦，新客鬼也會詐病，你這手段在我手裏是來不得的。鋸不鋸？不鋸時把來打個半死，看爾怎樣詐法。我聽了那工頭的話，知道他良心已死，無法可施，想起冤枉，不禁淚落潸下。那工頭見了，便又冷笑道：像你這狗樣的，你道我要憐惜你嗎？縱使你會死，我也不怕的。死了攆入大海裏去，我這裏已死過成千上萬的人，那爭你一人。

這時廠裏的舊工人看見我這情形，不禁起了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之意，有五七個有情面的便向工頭道：你看我們的面，給他三數日假，看這人確是有病，等他病好後，教導他未遲，留下他一條命罷。那工頭聽了他們的話，把頭望望天，又相相我，大聲道：且看他衆人之面，饒你吧，限你三天，便要起來工作，若仍是這麼，我是不怕你死的。去去去，我不慣這個狗樣式。

我這才如得了赦令一般，一路踉踉蹌蹌，跟着一個人到暗房裏去，倒在自己的臥位上，憤恨交并。這時頭愈痛了，體愈熱了，欲喝一點茶，半點水，都不可得，只是呻吟反覆，痛苦沉眠，天未曉時，又被那鬼工頭趕去冲涼。唉，這一冲簡直是要我命哩，回來時，病勢愈重，捱到第五天已不能起身了。這天早上，那工頭依然循例到來催我起身，催

了兩下，見我仍是直挺挺臥着不動，恍惚聽他暴吼如雷，霍的一聲，籐鞭又落在我胸部，覺得眼前一黑，早已暈了過去。

頗然身子像木葉般輕，飄飄蕩蕩，把持不定，彷彿拂出了廠門，走到一處曠野去。只見這曠野荒涼淒寂，遠不見物，天氣陰慘，不辨星辰。我這時獨行踽踽，四顧寂寥，頗有淒意，行到盡處，忽見長河滾滾，陰風怒吹，正在徬徨之際，只見遠遠一人，形態酷肖老友周自清，不覺喜出望外，連忙走到他面前看時，不是周自清是誰，便連聲喊道，自清自清，爾怎地也走到這裏，我今天因踽踽獨行，以致迷失了路，這是什麼地方，這般冷清清的叫人寂寞無歡，我們還家之路，究竟在那裏呢。自清疾忙搖手道，楚碧，你走來這裏做什麼，這是你到的地方嗎，還不快快回去，說着忽已不見。我嚇得渾身冷汗，便回頭舉足疾走，走不上百餘步，忽見前面又被一條黑水攔住了，水裏倏地走出一條似鱷非鱷的怪物，張牙舞爪向我趕來，趕了一程，早被趕上，我大叫一聲，忽然驚醒。

睜眼看時，只見自己臥在海灘上，海濤洶湧，冷風颼颼，正是將曉時候，離身百尺，寒鴉密繞，細想起適才景況，原來自己是死過的人了，周自清早已出洋無返，死去已久。這時神智清醒，心裏明白，意欲起身，但身弱已極，那裏爬得起來呢，只得靜靜臥着。

將近正午的時候，忽見離這沙灘約有二十餘碼之遠，來了一隻漁船。一個漁翁見了我，便走前來向我細看，問我怎的會弄到這般地步，我淒然把始末說給他聽，他聽了也爲我傷感，便扶我下船，載回他家用。只見他家是一間小小茅屋，離海灘很近，屋中別無男婦，只有一個十四五歲的童子，後來問他才曉得是他的孫子。祖孫倆待我非常仁愛，所以不到一月，我便復原了。復原後，便幫着他們做事，倒也快樂。

一連住了三個餘月，因恐樹廠裏的人知道了要來追捕，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便把這情向漁翁細訴一番。漁翁道：「既然如此，我也不便留你了。便取些旅費給我，導我到一條路去，指着這條路對我道，這裏叫做北婆羅洲，你從這路沿海西去，就是西婆羅洲了，一路並無旅舍，只有漁寮可以寄宿，約莫要十餘日，方得行到。聽說彼處實業很發達，你到彼處後，務須從實路上做去，或種植，或經商，克勤克儉，方可達到光明之路哩。我聽了這些金玉良言，感激不盡，拜辭了他，作別而去。」

（原載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十八日「新國民雜誌」）

一九二五—一九三一年





感冒

拓哥

「美雲！娘今晚身體不舒服，娘想你今晚不要纏着我，你今晚且在你嫂嫂床上去睡一晚，美雲——」

一間很寬大的臥室，裏面的陳設，完全是一種中古時代中產人家的氣派而攪進了一點近代的文明，葦薺的漆色漆着的寬大的箱籠櫥桌，黃梔底用巴利斯油髹着的整潔茶几；壁上掛的不是「海棠春睡圖」而是平常紙烟公司，煤油公司，或別的洋行用以贈送人做廣告的紙畫；桌上的陳設，不是文學家所收藏的中西書籍，不是政治家往來的電稿，法律，不是圖畫家所用的寫生畫箱，不是資本家所有的契據，賬簿，不是宗教家所有的聖經寶典，而是如今婦女們所最歡迎的一稱「西書裝訂式」的時式梳箱篋盒及其粉碗油碟等物。室的中央懸了的一盞「保險燈」沒有點，卻燒了一座錫製的古式高燈臺……。美雲的寡母這天晚上因為偶然的感冒，現在坐在床上緊擁了棉被，兩手緊緊的交叉袖着，頭是靠在床沿的

床柱。因爲看媳婦鳳球和幼女美雲陪坐得太久了，夜太深了，自己也想睡了，於是無精沒神，緩緩地告訴了美雲上面那幾句話。美雲聽了也沒作聲，卻是媳婦鳳球聽了，忽從床前自己坐的椅上站起來，跑到置燈的桌旁，一方面撥亮了燈光，一方面有意和美雲開頑笑說：

「我可帶她在床上睡！八九歲的小姑娘了，時常還會遺尿，把我都醜壞了。」

說着，倚桌站了，注視坐在他婆婆床沿的美雲的神色。

「好嫂嫂！自從哥哥從學堂裏回來，你都沒有帶我睡了。你的床上怪香的。」

美雲聽了嫂嫂鳳球的話，不以爲意，乃從坐的床沿跑下來，挨到鳳球的身邊去了。

「怪香的！有你再遺幾回尿就好了。」

美雲的嫂嫂鳳球不理美雲在自己身旁的態度，繼續這樣說。

「好嫂嫂！我不遺尿了。」美雲說。

「說得倒好聽，不遺尿了。前天夜裏哭的是誰？」

「媽媽！媽媽！你看嫂嫂！」

「看嫂嫂！嫂嫂說的話那不是真的？——鳳球！你也不要同伊取鬧罷！伊是惹不得的東西。」

「我看人的屁股還沒有洗得乾淨，且不必笑人！你在我這麼大的時候，就不遺尿了嗎？恐怕現在也還未必……。」

「美雲哪！你在那裏學來了這一張尖嘴！還不快跟嫂嫂去好好地睡！——鳳球！你們夜裏多留一點心罷！」

鳳球動身自己回房。美雲又跑到鳳球前面去了，並且還說：「那個要伊留什麼心？」

慈和的陽光，晶潔的雪地，美雲的嫂嫂鳳球臥房窗外之小院牆內，此時煞是一片極佳的雪景。時近傍午，牆簷上冒着飢寒而不得不出來覓食的小麻雀，因為看見階前的雄鷄把頭好像是對牠一伸，牠不知道這是鷄的啼喔之前習慣上的動作，卻早嚇得簌簌的飛去了。美雲手裏抱了一個精巧的洋娃娃從別處走來，一手拍着那隻手腕上作睡眠狀態的洋娃娃，口裏一邊唱道：

啊哦啊！我的寶貝睡覺啊！

啊哦啊！我的寶貝睡覺啊！

啊哦啊！太陽照你睡覺啊！

啊哦啊！太陽照你睡覺啊！

白雪白，哥哥愛我生得白。

白雪白，我愛哥哥比我白。

白雪白，太陽太陽晒不得，

白雪白，不白哥哥不歡悅。

啊哦啊，我的寶貝睡覺啊！

啊哦啊！太陽照你睡覺啊！

啊哦啊！太陽照你睡覺啊！

啊哦啊！我的寶貝睡覺啊！

白雪白，你怎這般生得白！

白雪白，一切見你都變色！



白雪白，銀子與你比不得！

白雪白，誰愛銀子不愛雪！

啊哦啊！我的寶貝睡覺啊！

啊哦啊！太陽照你睡覺啊！

啊哦啊！我的寶貝睡覺啊！

啊哦啊！太陽照你睡覺啊！

白雪白，白雪不比太陽熱。

白雪白，蟲蛇見你都死滅。

白雪白，我怕蟲蛇不怕雪。

白雪白，抓把雪兒捏一捏。

啊哦啊！我的寶貝睡覺啊！



啊哦啊！我的寶貝睡覺啊！

啊哦啊！……………

美雲唱到這裏，本來還想繼續向下唱，但是，忽然想出一段故事，又好像是什麼時候作的夢裏的事情來了。

「又來了！」

「……………」

「有什麼味道？」

「……………」

「美雲睡熟了沒有？」

「小孩子怕作什麼？把被拉好了！」

「不曉得醜！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不管什麼都說，有什麼話說什麼話——」

「那個人不知道這回事！說就聽她說，管她作什麼？」

「那是多麼叫人不好意思的呢？」

「這是多麼叫人難熬的呢？」



「……醜死了……」

「……………」

「……………」

這是美雲昨夜在伊嫂嫂的床上睡了以後的深夜，好像是作夢又好像實實在在的是伊的哥哥和伊的嫂嫂低低地說的話。幼小的美雲，當時又以爲是平日睡的母親床上，自猜自疑，朦朦朧朧，不知道究竟是自己作夢還是真的是伊哥哥和伊嫂嫂說話。後來，因爲說話的聲音太小，音浪模糊了，聽不清楚說什麼話了，不覺又融融睡去。但是，一會兒又好像繼續有由喘吁而激出的較大的聲音問答道：

「……你愛我嗎？」

「我愛你的！——你呢？」

「……你愛我，我就愛你……你……」

聽到這裏，忽然有一聲「哼……」的長嘆以後，再也聽不着什麼了。美雲也就一直睡去，一直睡到天明。

八歲的美雲，穿着一身藍底印着紫紅色的條子西式衫袍，短髮覆額，兩眼圓黑，肌

肉豐盈，一望而知其是個神情活潑的孩子。伊的兩隻小手，作出婦人緊捧孩提的狀態捧着伊的洋娃娃，現在默默無語，如痴似呆的靜立在伊的嫂嫂鳳球臥房窗外的簷下。起初本是跳着呵着，拍着唱着，唱得歌喉嬌轉，辭句清明，伊的嫂嫂鳳球坐在房裏聽了，一個人獨自笑得什麼似的，但是又總不肯笑出聲音叫美雲知道了。後來，只偷偷地跑到窗前不時的望着美雲。美雲唱到中間忽然不唱了，忙把手裏的洋娃娃捧到自己的唇吻了幾下，接續對洋娃娃問道：

「你愛我嗎？」

停了一下，又接着輕輕地問道：

「你愛我嗎？」

問一下，停下又問一下，照原來的字句接連問了好多回，後來嬌小豐盈的面上，好像露出一點失望的態度了。伊的嫂嫂鳳球這個時候有種要從心裏笑出來的感覺，快靜悄悄地移步到一個椅子上坐了。卻是椅子還未坐穩，忽又聽見美雲換了一種失望，生氣，怒恨的口氣，大聲道：

「你愛我嗎？你愛我嗎？」

「蒼」的一聲，鳳球在房裏聽見窗外的院子裏有一件甚麼東西落在雪上了。但是因爲看見美雲剛才那些小小的舉動太奇怪了，卻還在椅子上坐着不理那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媽……媽……」

美雲終放聲哭了。哭的喉嚨不知道是什麼原故，太悲慟了，竟把隔兩間房遠在臥房裏烤火的伊的母親都引出來了，才走到鳳球臥房隔壁就大聲問道：「鳳球！你妹妹什麼事這樣哭起來了？」鳳球趁這個時候，趕快開了房門走了出來，一看美雲手上洋娃娃已掉到雪裏去了，於是先把那被美雲拋棄在雪裏的洋娃娃拾了起來，忙走到美雲身邊，一方面俯身剔自己腳上的雪，一方面把手搭着美雲的肩臂，口裏說道：

「你那裏學來了這些聰敏啊！不得了！不得了……」

美雲的母親此時已一步一步走來了，忙問道：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哭得這樣傷心！」

此時鳳球的臉上，不知怎樣好好紅了起來，正想把剛才在窗內所見的原委說出來，不料美雲更哭得利害，並且又對鳳球踩着腳說：

「不稀罕你說，不稀罕你說；哥哥愛你，你去愛哥哥，你不要管我——要你來對媽媽

說個什麼？」

美雲的媽媽看見美雲這個形景，實在可憐極了，心疼極了，忙掙扎起老病殘軀，把美雲抱了起來，向嘴邊吻道：「我的寶啊！」

美雲此時看見伊的母親對伊如此，伊的嫂嫂鳳球又在旁邊似笑非笑的看着伊，不覺更哭得傷心了。

「明哥！」

「什麼事？」

「我們來唱『太陽紅』好不好？」

嬌小玲瓏的美雲，同隔鄰陶家的明兒，現在伊家南向的門前，陽光照射人目不能直視的白粉牆之下的一張小沙發上坐着晒太阳。簷上被太陽晒化的雪水不時的滴瀝着，他們的雙頰晒得緋紅了，又好像是興奮，又好像是倦怠的光景。美雲忽然從沙發上站了起來，把面正對着明兒這樣地問着。明兒見伊這麼一問，也把俯着在玩弄那沙發的臉兒抬起來反問着美雲；及至美雲說要唱『太陽紅』的歌兒的時候，也趕快點頭，表示贊同的樣兒！

「好的！好的！就由你先唱。」

美雲此時看見明兒很表示同情，好像很愉快地兩隻肌肉圓潤而潔白的小手一下的拍着唱了。

太陽紅丟丟，

哥哥見我就含羞，

我見哥哥心歡喜，

爺娘把我關在房裏頭。

美雲唱到這裏，正想明兒接下一段，那知明兒只是呆呆的出神，把自己應該唱的都忘記了，美雲於是催促兼帶一點疑問地對着明兒道：

「明哥：你爲什麼不唱呢？輪到你唱的了。」

「啊！好！好！我唱！我因爲聽見你唱得太好，我自己都忘記要唱了。我唱！我唱！明兒有點不好意思了。」雲姐！還是由你從頭唱一回，我好接唱下去罷！」

「好！可是你不要又忘記了。」美雲又開始唱了：

太陽紅丟丟，

哥哥見我就含羞，

我見哥哥心歡喜，

爺娘把我關在房裏頭。

太陽紅丟丟，

姐姐見我就低頭，

我見姐姐忘記走，

別人笑我不曉得醜。

太陽紅丟丟，

坐在房裏愁又愁，

哥哥哥哥不要走，

娘要殺鷄爺買酒。

太陽紅丟丟，

姐姐姐姐不要愁，

我今回到家裏去，



預備趕快接你去做皇太后。

太陽紅丟丟，

哥哥犁田我放牛，

清茶淡飯夫妻好，

不聞「悔教夫壻覓封侯」

太陽紅丟丟，

我在田裏把草鋤，

姐在房中把花繡，

忘記何年何月何時候。

太陽紅丟丟，

哥哥起床我梳頭，

哥哥衣裳才穿好，

我替哥哥抹衣皺。

太陽紅丟丟，



山色長青水長流，

我愛姐姐姐愛我，

我們相愛到白頭，

「明哥！明哥！我哥哥買的這張椅子真好啊！」

美雲和明兒，剛把歌兒唱完了，美雲重又坐在椅上，把一隻小手往椅的後面一架，和明兒這般說。

「真奇怪！做出這種床也不是床，凳也不是凳，椅也不像椅的怪東西出來了，是好坐得很啊！」明兒這樣答着。

「是的！我的哥哥這回從學堂裏回來，順便買給我媽媽的。」美雲說着停了一會兒，與明兒又接近了一點，突然對明兒說：「明哥明哥！你愛我嗎？」

「這個好椅子我如何不愛呢？坐也好，睡也好，靠也好，只是我沒有你那樣的哥哥買……」

「你聽錯了！你聽錯了！我不是問你愛不愛這張椅子，我是問你愛不愛我。」

「什麼『愛不愛我』？」

「不是這樣說！」

「我不懂你說的話；我以為你問我可喜歡這椅子啊。」

「你愛我嗎？」

「什麼『你愛我』？」

「這麼一句話都不懂嗎？」

「我不懂。」

「剛才『太陽紅』的歌你怎麼就會唱了呢？」

「那是你媽媽教我們的；你不是你媽媽教了你，你就會唱了嗎？」

「我告訴你，我問你可愛我，你就回答『我愛你』，你可以再問我說『你愛我嗎？』」

我再回答你。」

「那麼你怎樣回答呢？」

「我問過了你，你答了我以後問我的時候，我再答你。」

「你現在就答出來，不是一樣的嗎？」

「你還沒有問我，我怎麼就答了呢？」

「美雲！起來！起來讓我坐一下罷！哼！年紀大了，天這樣的冷啊！好！這裏沒有風，太陽好得很……哼！」

「三奶！三奶！我讓你坐。」美雲和明兒，正在嘖嘖咕咕說話的時候，美雲的衰病的母親一手持着拐杖，一手曲在背腰間，走一步，自行掣一下，顛巍巍的走來，咳咳哼哼，要坐在沙發椅上，於是把美雲和明兒的說話打斷了。

「我的寶啊！你怎這般能！你坐！讓美雲站起來罷！」

美雲的母親走來，見明兒讓坐，不覺很嘉賞的對明兒這般說着就坐下了。

「三奶！雲姊剛才問我愛不愛伊，我不懂這句話。」明兒說。

「媽！媽！我沒有這樣說。」美雲也站了起來，搶着說。

「媽！坐在這裏恐怕腳還冷的，把這隻腳爐烤烤罷。毡毯也放在這裏。是的！這裏太陽很好！」美雲的母親來了，美雲的嫂嫂鳳球隨着拿了一個小銅腳爐，一條毡毯送來了。

「鳳球！明兒說，美雲剛才問他可愛伊。小孩在那裏學來了這些話咧！」

「美雲當真這樣的問他嗎？明兒怎樣答了呢？」

「我說我不懂這句話。」明兒說着。大家「嘻嘻哈哈」的一陣笑起來了。明兒在階前

拾起一段由簷邊掉下來的簷溜，一邊呵着手一邊飛也似的跑回去了。

「哼！今天又是臘月初八了！」這是美雲的母親，美雲的嫂嫂鳳球和美雲這天晚上同坐在美雲母親的房裏圍爐時，美雲的母親好像很有什麼感觸似的說着。

「去年臘八有人做喜事，今年沒有了。」美雲的嫂嫂說。

「是的！去年不過也就是你們咧！」美雲的母親又說。

「臘月臘八日子好，多少大姑娘改大嫂。」美雲坐在伊母親身邊，聽母親和嫂嫂說着，忽然想出這從別人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聽了來的話，說了出來，又伏到母親懷裏去了。

美雲的母親和鳳球聽了美雲說的話，狂笑了起來，美雲的嫂嫂鳳球又有意同美雲頑笑，這樣問着美雲：「美雲！什麼叫做大姑娘？什麼叫做大嫂？」

美雲好像有點難於措辭回答了。「你自己還不曉得嗎？要問我作什麼呢？何必故意地問我。」

「你現在是姑娘還是嫂嫂了？」鳳球再問。

「你現在是姑娘還是嫂嫂了？」美雲照述鳳球的話。

「你說。」

美雲敵不住了，只有伏在伊母親的懷裏，又重述伊嫂嫂的話說：「你說！」

此時美雲的母親烤着火，眼看了小兒女們的頑笑，臉上露出一種老婦倦怠而又憔悴極了的微笑，暗暗地又對美雲的嫂嫂鳳球使眼色。

「美雲，你可醜啊！好好地問人家可愛你，那知道人家又不答，哼！把我都醜壞了！

」美雲的嫂嫂鳳球說着，伸手想去羞美雲的臉。

「不曉得是那一個醜！」美雲倒把頭從母親懷裏抬起來，並且用手指在自己的臉腮上劃了兩下，又折向伊母親的面說：

「媽！你那天晚上叫我在嫂嫂床上睡，我睡到夜裏睡着了，哥哥是什麼時候去睡的我都不知道。夜裏我醒了，好像聽見哥哥和嫂嫂說了多少話，還問我睡熟了沒有，後來哥哥又問伊：『你愛我嗎？』伊輕輕地說：『我愛你的！你呢？』哥哥也輕輕地並且彷彿還吭着氣說：『你愛我，我就愛你。』後來，我睡着了，他們還講沒有講什麼話，我沒有聽見了。媽！她現在還來笑人，真是不曉得醜，不曉得是誰不曉得醜咧。」美雲一方面這樣絮絮的說着，一方面還帶了一點報復的聲氣，用手指着伊的嫂嫂鳳球。最後，把臉又扭轉了對

着鳳球把兩隻小眼睛一揪，又把鼻子向上一送。

「小丫頭，亂說！還不是自己尿漲急了作夢，這樣亂說；等你哥哥明天撕你的嘴。」
「不怕，不怕；我現在就到哥哥書房裏告訴哥哥去，嫂嫂在這裏亂說亂笑。」美雲剛才說了，伊的母親覺得美雲的嫂嫂有點難爲情，於是從容地而且帶一點笑貌想禁止美雲再說下去，所以拿伊的哥哥來恐嚇，那知道美雲不但怕，並且還提腳要跑到伊哥哥那裏去的樣子，弄得鳳球真有點不好意思地了。美雲的母親急想拿別的話來阻止美雲。

「美雲，美雲，來，來；來，我教你唱歌。」

鳳球此時的臉上兩頰緋紅，桌上有燈，地板上有火爐，這樣也不是，那麼也不是，究竟是爐火炙得太過了呢還是另有原委呢？只好趁這個機會站了起來，跑到一個壁角拿炭去，預備添火爐裏的炭了。

「媽！媽！我以後再也不跟嫂嫂去睡了，她床上一點都不香了。不但不香並且還臊；比馬桶還要臊些！」美雲又回來坐在伊母親身旁的椅上依舊烤火了。只是美雲的嫂嫂鳳球拿炭，多時也拿不好。

師長

鄒子孟

多好啊，看這個玩意兒多麼有趣。啊，有趣！有趣！

喂！來，你也加入一個。這是多麼有趣的玩意兒！只這樣——這樣的——看準，再把你的食指微微地向己身內彎；哈，就有很好很好聽的傳入你的耳鼓，很好很好看的映入你的眼簾。來，來，來！大家來玩這玩意兒。

什麼？我不知道——玩意兒？我不知道。

蠢崽！嘿，你真是笨的，蠢東西！這樣好的玩意，都不知道？

喂，不要罵人，你也太老學究氣了。這樣，這樣，到底是怎樣？好，夠了，不要和我鬬啞謎了，爽爽快快的說，你手上的玩意，到底是什麼？

是什麼？玩意兒！

是啲，我知道是玩意兒，怎樣玩法？

這樣，這樣——

唉，你真太無理了。

什麼呀？我無理？你這蠢東西，虧你還讀了書的。這玩意，現在那個不知道，那個不愛玩？並且能夠得到大官，大財，同許多老婆。

哈哈！那個不知，那個不愛，好武斷的話！我不是一個不知不玩嗎？

誰像你這蠢東西！夏，嘿，你看，你看：蠢東西，我的同伴——玩這玩意的同伴，通通來了！

喂！不要罵人，你沒有娘的嗎？蠢東西，蠢東西——呀，不錯，來了許多，同你一樣的裝束——灰的衣服，黃皮的靴子，鴨嘴似的帽兒，那也很好玩的；在一塊兒怪親熱的！是呀！在一塊兒怪親熱的。我們天天在一塊兒吃，在一塊兒喝，一塊兒玩，並且在一塊兒睡覺。

好！是這樣——我加入一個。

對！這才算得一個聰明人，不是蠢貨了。走罷，走罷！同我走罷，找花姑娘去。怎麼好？有許多玩同樣玩意的來了。他們要請我們睡覺；不，他們要打死我們！跑，

跑，跑，各找各的生路去！

不！我要和他玩一玩，比比玩意兒看，看誰玩得有趣。喂！老李，你也和他們比比！

啾——啾——

啾——啾——哈，真好玩啲！他們都睡覺了，睡覺了，哈哈！

哈哈！呃，老李，爲什麼？我只轉下身，你也睡覺了？無用的東西，瞌睡鬼。噢，不是，是吃多了酒——玫瑰酒。嗯，甚時候瞓着我，一個人吃得這樣醉？瞎，可憐，吃這樣多爲什麼？老李，李，你當真不答應我？對不起，我回去了。

哈哈！真好玩，這玩意兒真有趣。哦——昨天大家「啾啾」的玩了半天，有些兄弟們，東一個，西一個，橫一個，豎一個；團團的紆睡了。

可惜！可惜！將許多玫瑰酒，紅鮮鮮的玫瑰酒，弄了一身一地，他們太不愛惜東西了。

哈哈……

哈哈……

笑什麼？我知你很高興哩！你真勇敢，昨天完全是你的功。恭喜你！現在總司令叫

你。一定是升你的官。我們是好弟兄：你不忘記了我。

什麼？升官？我不知道。噯，昨天怪好玩。

快去！總司令叫你。

什麼？總司令叫我？我不去！呵，昨天真是好玩。

龍標！你喜歡得發狂了嗎？總司令叫你。

是，總司令叫我。昨天煞是好玩。哦……天佑。

龍標，你真勇敢，勇敢！打死了許多敵人，真勇敢，勇敢，勇敢，是你一個人的功。什麼？你說的什麼？我並沒有打死敵人。誰是我的敵人？我不知道。

你歡喜得發狂了，龍標，你歡喜得糊塗了嗎？

發狂？糊塗？沒有的事，你不要咒人。哦……，我啲，我昨天玩了一會很有趣的玩

兒，那裏打死人？沒有，沒有！不要冤枉了好人。

你有功，現在升你作師長。

不，我叫龍標，不叫有功。沒有讀書，只讀了三年，怎樣當得人的師長，教得人的書

呢？我不幹，不，不！但是教人家玩這玩意，我卻很歡喜：

好，勇敢的龍標！你即刻到師部辦事去。

真晦氣！前三十年就倒了霉的。勇敢，勇敢，那個勇敢？好，算了，算了，算了罷！到師部裏當師長去，教書去。來，背書！怎麼不讀熟？打死你！加勤讀呀！不要玩，寫字！這些派頭，我曉得，曉得的，子曰學而時而習之，不亦悅乎？我讀過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也讀過的。趙錢村裏：狗偷白米……也曉得。

還有，還有，多得很呢！金沙灘，雙龍會，你的母，教訓你，那些有差……曹孟德，在馬上……都記得很熟。

吓，還要改良一下。要教學生唱歌——坐在牙床和衣靠，忽聽門環有人敲，想必是我郎來了……雙手摸在姐姐的……不背了，不背了，橫豎記得很熟。無事胆放小，有事胆放大。去，去，怕誰？

立正！舉槍！

咦，他們真會玩，越玩越出花樣——蠢東西，真是蠢東西，管他作甚麼，教你的書去——三十串一年，也可以養家，比沒有事，總要好。

請師長的安！

什麼？

請師長的治安？

報告師長！

幹甚麼？鬼頭鬼腦。

請大人的安！

奇乎怪哉，令人莫明其妙也矣！

來！學生呢？

報告師長，不是軍官學校——弟兄們都在外面請大人的安。

什麼大人？就是師長嗎？

是，大人就是師長。

那嗎，叫學生來唸書，教書。

師長，不要唸書，教書。只請師長閱操！

也好，先教教他們體操——向左轉，六十度，向右轉，七十度，八十度，向後轉，我通通知道，知道，怕什麼？放心去幹！



哈哈！這樣快活！這樣尊貴！這樣威風！哈哈……

師長，師長太太，大姨太，二姨太，三姨太……真好玩！吃花酒，又麻雀，兜風……好快樂！師長之樂樂無窮！

讓，讓！師長來了……多威風？多尊貴？師長之尊尊無窮！

八十萬，一百萬，一千萬，一萬萬……修公館，存銀行……好富足！師長之富富無窮！

不必問，私藏軍火，造謠惑衆，殺了就是。快！不必問！哈哈……

哈哈，快樂！尊貴！威風！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來，請二姨太！三姨太！哦——還有大姨太……是。

來！叫黃得保，快來燒燭。

是。

哦——來！收拾這裏，把麻雀拿去來。

是。

哈哈——一呼百應，真尊貴！真威風！真快活——哈哈……

報告師長：前敵失利！

什麼？

報告師長：左翼右翼同時潰敗。

什麼？

報告師長：後防軍隊，又被敵人抄襲包圍。

哦——喲。糟糕了！這般沒用的東西！下去，不要在這裏！

下去！不要再拿師長的派頭，我自然會去的。

沒用的東西——大姨太！二姨太！三姨太！爲什麼都不答應？那裏去了？秋紅！玉

枝！金寶！奇怪，爲什麼都不在了？啾啾，糟糕了——糟糕了……

轟——轟——

怎麼了？怎樣得了——得保！得保！混賬東西，那裏去了？金標！金標！這般雜種，都不見了。

轟，轟——

波，波——

滾喇……

你是誰？你是不是龍標？

不……不……不是，我不是龍標。

狗娘養的，你是他家裏的什麼人？

附爺——我——我是他……他家裏的……廚子……

嘎——真潤，狗娘養的！師長家裏的廚子，都有這樣潤。

狗娘養的——龍標在那裏？

我……我不……不知道……附爺，還是昨天出去的……沒回……

好！狗娘養的，也賞你一點點兒滋味嘗嘗罷！波——

（原載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六日「星光」）

藝語

蝶影

一椽將頹腐的茅屋，位在荒村叢綠的中間。斜陽臨去時，這屋裏就鋪着滿地黃金似的色彩。可是黃昏時候，就變得黑漆昏暗。這屋中的主人，是一個受經濟壓迫而去入伍的軍人。他有一個妻子，又有一個七十餘歲的老母，他若是去打仗的時期；這屋裏就沉靜得萬分寂闕。然而他的母妻；不是忍着餓，就是耐着寒，確是慘苦到百二十分哩！

一天，他從戰陣上回來了！他是用白的帆布床抬來的。剛抬入他的家裏，他母妻見着他這樣光景，不禁一陣心酸，唉了一聲，顫抖地說道：「你……你……怎……地這……般……呢？……」

他雙眼是緊閉着。他聽了他母妻這樣的悽聲的問，他把眼簾微微的張起，又復合下去，嘆了一口氣，發出絲絲沈痛的聲調應道：「我……我……今番……恐怕……要……和你們……永別了。……阿母呀！……我最親……愛……慈祥……的阿母呀……戰……爭……

……的罪惡……使……我……們離……散……多……麼……傷心呵……。」他說到這裏，就哽咽說不出了。

他的母妻聽着他說出這樣斷斷續續不繼的話，已是哭得和淚人一樣。想要安慰他，殊不知要怎樣安慰的好，只悲悲戚戚的說道：「你須要放掉煩惱，免致病勢增加啊！……」他只是昏昏沉沉的合着眼，似睡非睡地要想張起眼皮來瞧瞧他的母妻，可是終歸不能。微微的又復說道：「戰……罪……惡……」

他的母妻，滿臉密佈愁雲，眼淚不住的滴下，坐在床沿上，四隻眼對視，悽然地說：「唉！可憐我家四壁蕭條，人情淺薄，這當兒到那裏去覓醫藥費呢？……」說罷，又復悲哀起來！

他的母妻正當說話的時候，倏忽又聽了他的這般斷續的話，就搖着他說道：「怎……麼……樣？你說……的是什麼？……」他又是合眼的睡。

一日的光陰過去，又是黃昏了。這屋裏一盞無油將滅的孤燈，只是在苟延殘喘而已！這種狀況，愈見昏慘可怕。他在床上頻頻的微呻！他的老母靠在襯壁的一塊木板上，他的妻坐在近床的一張破凳上，肅靜無聲，好像伴着大地死去般！

在這靜肅無聲的剎那間，他大聲地喊道：「不……不能呵！兄弟……們，看我的面上……他是我的同鄉。……不得……不得……比方我們被他擄去，必定不得如此……我不敢，我的胆子很小，……隨你們的意吧！哎！這顆心怎樣把他挖出來呢？……王得福！你死得好苦呀！……」他繼而大哭起來！

他的母妻又說道：「你……你……你覺得怎樣？好些嗎？……」

「好了，我快活得很，營長，……我們一定會高陞的……」

「你說什麼？我是問你好些嗎？……」

「噯喲！痛……痛……痛殺我了！……」

「呵！……你……你痛……的怎樣？……」

「彈子很利害飛來，那不是敵人的衝鋒嗎？走，走呵！……噯喲……我着彈了，我耳邊血流了。唉！……就是這樣結局嗎？……但可憐我的七十二歲老母，二十九歲的嬌妻呢？……」

他這樣說出，他母妻又是「驚心動魄」搖着他說道：「……你的耳邊是好好的，你說是什麼……彈呢？別要這樣，安靜些啊！」他的聲音又停止了睡去。

不一刻，又有他的聲音叫道：「我……我不能走動了，你背起……我……我走呵！……唉！……你就這樣丟掉我嗎？哼！哼！你的心變了。你好忍心呵！……我……我……我自己爬起來……到前面的村裏歇息吧……」

「噢！火起了。全村被燒着了。四歲的一個孩子走不出，給火燒死了！……噯！可憐！……兄弟們何必，……打敗了，拿他出氣做甚麼？……不必，不必去了。幾個月沒發餉，搶幾個錢也好……」

他妻到了這時；愈聽愈見驚怕，望着這屋裏，恍惚一個戰場似的，把牙齒震得閣閣……的響；惟有他的老母，比較胆子大點，汪汪的滴着酸淚，叫道：「兒……兒……兒啊！你……你……清醒……清醒……吧！……」他把眼翻開，又復閉上，停了一下，呼呼的睡去。

遠遠的柝聲，敲着四下，差不多天快要亮了。他母妻只是恨着夜長，他忽又咕咕嚕嚕的喊叫，但是聲細不可辨出。

（原載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二日「小說世界」）

乘桴

晴山

近幾年來，孔二先生委實有些倒霉了。他自從衛國回到魯國之後，除在無聊中整理一些國故外，簡直沒有幹甚麼事。學生方面，自行束脩以上的，不用說是沒有一個了；就是那原有的七十二人，也大半風流雲散，各走各的路去，剩得寥寥無幾了。一個鬧熱的杏壇，變成一座冷清清的古廟，真令人不勝今昔之感！吃粗飯，飲清水的生活，他老人家是過得慣的；可是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怕將來連粗飯，清水，都要沒有了。聽說端木賜最近在海外經商，發了一注洋財，他老人家情動乎中，不覺喟然歎道：「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這時，恰巧公西赤，仲由兩人侍坐。公西赤素來沉默寡言，只傾耳靜聽着的；可是仲由性急，不等老師說完，便着說：

「夫子，要誰跟着去呢？」

「從我者其由歟！」孔二先生說了，莞爾而笑。

「赤！你何如？」孔二先生又掉轉頭覷了公西赤問。

「假如夫子要赤同伴的，自然赤也願爲小相焉。」公西赤避席而答。

「但是，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從那裏走呢？那茫茫大海，不比陸地，如是沒有先期計劃定了，臨時要我去問津，是不行的。」仲由像很有經驗的說。

「賜也現在何處，二三子誰知道呢？」孔二先生左右顧着問。

「這個要問宰予了。他們倆往來最密，說話最多；見面的時候，兩個人總是唧唧咕咕，說個不了；當然子貢的消息，只有他知道的。」仲由接着便說。

「宰予！宰予！……」

「噫！想又是晝寢去了。」孔二先生連喚了幾聲，不見答應，只這末歎息了一句。

性急的仲由，不等老師命令，便惡狠狠的走入寢室裏，不說一聲，一隻手把宰予從午夢沉酣中拉了起來，一直拉到老師跟前；嚇的宰予不知什麼禍事臨身，戰戰兢兢只是發抖。後來倒是公西赤過意不去，站了起來，把剛才老師呼喚的意思，慢慢的替他說明了，他才知道原來是這末一回事。

「哦！子貢嗎？他在什麼地方，我也不大懂得。記得那回他來這裏收買繭綢，說要販

到一個地方叫做『尼格力森美蘭』的去賣，大概就在那裏吧。」宰予揉一揉睡眼，伸一伸懶腰，想了一會，才這樣的對老師說。

「尼格力森美蘭！這種咕哩咕嚕的聲音，誰懂得它？我的女婿公冶長又不在這裏，只好叫人問他去。」

「不必，我會和子貢研究過各國的言語，知道這『森美蘭』的意義是九，尼格力森美蘭，譯做諸夏的話，就是九州。」

「九州，我們的諸夏就是九州，難道九州以外，還有九州嗎？」

「夫子，這個我不懂得。我所研究的是言語學，不是地理學。」

「赤也不敏，以爲他們所說的九州，大概是夫子欲居的九夷吧。」公西赤說。

「起予者赤也！我幾乎把自己說過的話都忘了。但是，宰予，你會聽過賜說九夷究竟在那裏嗎？我老早就想去了，就因爲道路不熟，所以只得託諸空言。」

「是的，子貢曾和我說過，從東海出去，看準了指南針，直向南航行，經過了我周盛時重禮來朝的裳越國，不久便到了。」宰予說着，公西赤一句一句的把它記在自己腰間所束的帶子上面。

「宰予，你也要跟着我們同去嗎？」仲由問。

「不，我怕了。我的手臂給你擰得痛還沒好哩！你們去了，讓我一個人安安穩穩在這裏睡個滿足，好不快活！」宰予說了，對仲由笑了一笑，便向老師告退，攢入寢室裏繼續他的午夢去了。

「夫子！我們到那邊去，靠着什麼生活呢？那回在陳國餓了幾天，又挨了一頓罵，我可怕了。」仲由忽然憶起當時絕糧的事情，似乎還有餘慍。

「小人哉仲由！君子食無求飽，你總是這樣的怕餓，放心哪，這次我們交着幸運了。你想端木賜有何才幹，只憑着他一張利口，到那邊去便創成『一天世界』，何況我們？我現在是無可無不可的了，年紀一年老一年，閱歷一年深一年，從前的怪脾氣，早以消除淨盡了。反正這四海之內已沒有我的立足地了，到那邊去隨機應變，如有用我者，你們二子何患乎無君？假如天之終喪斯文，我隨便什麼都做得到，雖執鞭之士，也無不可爲了。不過你們也得各自爲謀吧。」孔二先生滿腹牢騷，趁這機會都發洩出來了。

「我！我還怕什麼！實在到不得已的時候，打起拳頭賣膏藥，也不至於絕糧。」仲由說時，坐了一匹馬，使起手勢，像有萬夫莫當之勇。

「由也好勇過我了。赤你如何？我倒替你這個紳士擔憂哩。」孔二先生笑着說。

「夫子，無妨！我把那隻肥馬賣了，那件裘當了，自己湊些盤纏，跟着你們去遊歷一番，倒不相干。」

他們師生三個，商議定了，仲由就去斬了許多竹木，造成一隻很堅固的桴。孔二先生帶弓矢和釣竿，預備在桴上釣些游魚，射些飛鳥，以爲糧食。此外還有三部書，一部周易，一部春秋，一部論語。臨行的時候，仲由想起從前負米的那一個布袋，特地把它找出來，裝些行李隨身，而且可以做紀念母親用的。因爲要出洋了，少不得布袋上要寫一個洋文的記號，便央求宰予替他寫上。宰予想了一會，替他把仲由兩字譯了洋文 *Chung you*，又照外國人的習慣，只簡單寫了兩個 *C.Y.* 算便完了這一樁事。一切摒擋清楚，他們就乘桴浮於海了。

桴行了不知若干晝夜，經過了越裳國，始抵一個 *S* 島；所謂九夷的，還不知道在什末地方。這個 *S* 島的島王，聞知有隻木筏來自諸夏的，便派了一個通曉夏語夏文的關吏，到碼頭去查驗。那關吏到了桴上，看見孔二先生，身軀高大，滿面鬍鬚，不像夏人，倒有些像莫斯科來的怪物；仲由雞冠劍佩，雄糾糾的，也覺得可怕；惟有公西赤束帶立於桴上，

態度雍和，卻不失爲一個縉紳先生。

「子爲誰？」關吏操着很純正的夏語向孔二先生問。

「我魯孔丘也。」孔二先生也很留神的答。

「將何之？」

「道大莫能容，故乘桴浮於海，欲居九夷焉。」

「何謂道？」

「道在斯。」孔二先生把帶來的三部書，雙手遞上。

「原來是一位卜卦先生。」關吏先把周易看了說。

「又是一個專記流水賬簿的『財庫』先生。」他又看了春秋說。

「這部書倒有些意思；待我同你去見我們的國王。」他最後看到論語，才知道原來「

道」在這裏。

「夫雞冠劍佩者爲誰？」

「仲由，魯孔丘之徒也。」仲由等得不耐煩了，巴不得答應一聲，就要跳上岸去。

「子亦有道乎？」仲由見關吏問他要「道」，便把自己帶來的一個布袋獻上。誰知關

吏一見那布袋上的洋文字母，便連聲喝道：「不得了！不得了！你，你那布袋上寫的是什末字呀？你是什末人呀？請你趕快離開我們的國土。」仲由此時莫名其妙，氣得怒髮衝冠，剛要發作起來，給孔二先生瞅了一眼，便不敢了。他到底還不知爲着什末事，只以爲上了宰予的當。

「夫束帶者爲誰？」關吏又問。

「公西赤，亦丘之徒也。」孔二先生恐怕又有什末事情發生，只得先替他答應一句。

「西！赤，又不是好貨，都給我滾罷。」關吏說了，只帶着孔二先生上岸去；吩咐他們兩個，在十一小時內，即須離開本島。

後來，孔二先生便只是自己一個人同關吏去見島王，上了一個什末「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條陳，島王大悅。因爲這個島原有許多夏人僑居，正少一個「甲必丹」，就派孔二去充任。從此，孔二先生心滿意足，再也不想到九夷跟着子貢賣山東綢去了。他有感於島王知遇之恩，對人總說：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

（原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荔」）

育南與但米

王 探

因爲父親禁止嚴緊，近來育南益發離不得但米同玩了。偷偷地一射，正如箭般快，射到但米身旁去。這很像活活的鳥，要是被禁於籠，自然對它，就驟增其迷醉的力量了。

「育南。」

「但米。」

當他如箭般射到但米身旁時，往往就這樣互相叫應着。然後笑笑，跳跳，呢呢，喃喃，一任友情的所好，活潑潑地極其和愛而悅樂的。

死般沉寂的世界，便由他們倆給予許多的生氣了。

「育南。」新近但米只敢在窗下，聲音輕微，幾乎像歎息一般。然而他能夠聽到了，並且以爲，那正是適當的，可以不讓父親聽見，他自己才得設辭脫身。這方法，起初是但米的本能，因爲叫聲粗大，入了他父親之耳，就發爲驅逐但米的舉動，已不止一次了。後

來，就變爲他們倆合行同樣的方法了。

橡林裏，小河沿，軌道旁邊，是他們玩的處所。但但米家裏，育南也覺得很可玩，最近幾乎是唯一的的地方了。一則祕密，可以避去父親的視線；二則但米的家人們都熟識他的，而且以貴客看他，很喜悅他來到。他也以爲，他們的卑微的生活，過得很可憐，小小的心就同情於他們，就都愛上他們了。

但米的父親好喝酒，在他這一民族，喝酒是當地政府的禁例，但他卻常常不能自制，偷偷地，喝個顛顛倒倒回家來。啊都律地，叫喊連天。這時就常吃了主人的耳光，或皮鞋踢。有時，索性讓他更加哀叫苦喊了一會。雖然這位主人，本也有下藥解酒的能力，只要是肯發慈心的話。然而主人終歸是文明國的人，爲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民族的地位計，對於如但米的這一民族，的確不該去憐憫，只有踢，打，似乎是法有固然的。像我們看待不馴實的牛馬一樣。不過這事情，如是碰着育南看見了，就使他暗暗傷心。他曾致問於但米。

「我小子可以喝得酒，爲什麼你父親倒喝不得？」

「主人打着你父親，你怎麼靜呀靜？」

原來但米的父親，是在一個英國醫生的家裏做工。月薪低而微；於是母親便只得想法補貼，就是帶了一口小釜似的榴槤，沿途找錫米。而育南的父親是巨商，與醫生是至交，都有別墅在這臨近火車站的一條小河之旁。距離是這般近的，燈光當夜裏可以相輝映，皮耶娜的叮嚀互相可以打動耳鼓。同樣，但米的父親，醉了酒而吃了醫生的耳光或皮鞋踢的苦叫的聲音，使育南家裏，也顯能聽得到。於是他就偷偷地跑了去看看，看了就傷心。傷心就再問：

「我小子可以喝得酒，為什麼你父親倒喝不得？」

「醫生打你父親，你怎的靜呀靜？」

今天，已是下午了。太陽，苛人夠了的，射其最後的，殘延的光輝於西天，血般地紅。就是這個時候，小河之旁的這幾個小子，在踢球，踢得臉紅與殘暉一樣，就休息了。各坐在草場上，喘着各的喘。但詹姆——醫生的兒子——卻騎上了但米肩頭，要他馱着走，像騎馬兜風般。但米不敢抵抗地竭其筋力，一步一顛，被他騎着慢慢走，以手巾當鞭似的打趕着。這時候，一個騎得哈哈大笑，一個馱得腳兒抖，一個卻看得怒忿忿。終於，育

南怒忿忿地趕上去，一手拉下了笑哈哈的詹姆，一手扶住着氣吁吁的但米；同時，又要詹姆馱着但米走。他便帶着羞辱地回家裏去，連球都不顧了。

這事就由醫生之妻告訴去。

育南的父親，着實不喜歡了。晚上，他召他到面前，很正經地說：「頑皮的東西！我警戒你不知多少次了，還要天天同但米在一起，而且同他好。像他那樣卑賤的，同他要好，就會滅煞了你的體面。誰也看不起他的，他老子是傭奴，他大了也不過傭奴之類罷了。他身子像屎一般臭，土一般黑，又沒有讀書，和豬一樣，同他在一起，簡直一點利益也沒有。我真猜不出你這頑皮小子的意思，偏要同着那一個卑賤的做朋友！詹姆，多末高尚的，一相處就不和起來。賤骨相！賤骨相！你有沒有知道，但米是可恥的卑賤的弱小的民族！」

真的，他自忖，人應該與香的，聰明的，高尚的，強大的，相處在一起，那才是幸福呢。然而臭的，愚笨的，卑賤的，弱小的，就永遠任其如斯了嗎？於是，怎麼可以化臭爲香的，愚蠢的爲聰明的，卑賤的爲高尚的，弱小的爲強大的呢？由着他的那一點憐憫之

情，也就發生了這些疑問，使他一時自答不暇，竟隨口脫出一句：

「……所以應引爲朋友，而援助了他。」

這算是答復他的父親了。



一九二八年三月

（原載「荔」第五十三期）

烏九哥的夢

吳仲青

烏九出得館來，天空已看得見灰黑色，很有些欲曙之意了；但不過之意而已，遠處的樹林，近處的房屋，看去還是黑黑一團，看不清楚，一切有如天地初分的渾沌。馬路呢？乾乾淨淨的馬路。有時屠夫抬着他親手撲殺的勝利品儼乎其然的走過，也偶然有之；然而頗使人有突然的感覺。此外時見巷角街頭嗅來嗅去的幾匹狗，寂寞地在垃圾堆裏找尋零餘，來點綴這夜盡晨初的時候。烏九竟於這樣的辰光，跑出百愁門來。

將曙的朝氣，透涼的薰在臉上，雖在荒熱的地帶，也還可以使人不時打寒噤。晨的世界雖然天天未必不如此，而在烏九卻有未嘗經驗的異樣，爲這異樣竟至於遍體的汗毛抖擻，心裏增加了不少的敵愾，喃喃的罵道：「這小子，真不應該！他媽的，瞧！一朝犯在九老手，鋼刀！」他捏緊了拳頭，似乎捏着鋼刀，同時咬碎牙齦不住的點頭，甚至於腳底下也結實起來。

「恰巧雙雙睡着呢！」耳朵裏喻的一聲，烏九的頭，着了電氣似的回過去。

四顧，乾乾淨淨的馬路，沒有人，依然是天地初分般的渾沌。

「沒有。見鬼！」他叱罵自己彷彿叱罵敵人似的，略一停腳，又走過去。

忽然途遇驟雨似的奔過對面店廊，微微探出來的臉上，即刻射出一道攫取的目光。目光盡處，遠遠的有一對男女抱着腰接吻。那是在街盡頭，粉白的牆壁，清清楚楚映出一個是他的女人，另一個似乎是他所謂「這小子」，「好！家裏不夠，到馬路上來了。」他摩了摩拳頭，蛇行似的踱過去，但一些也不移動他的目光。

一個獅子撲兔的架式，直穿過去，左右手剛要撲兔時，他終於失笑了。「紅毛鬼想出來的道理，總希奇古怪，畫得也真像。風車出賣，原也平常，偏有這些一男一女的道理。」他看了看又笑着走去，在他彷彿完了一件事，腦裏即刻鑽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諸葛亮擺八陣圖」，「一，十一，七，三」等，出來跳舞。

「上天果然無路，入地也是無門，那就可以不必上天入地了。但無路麼？會走出路來的；無門究竟也還能開門。這……這是什麼？」他全個腦袋傾在肩上，脚步愈走愈慢，終於停在路旁的電桿下。「無路竟會找出門路，而且是上天入地，還有什麼？無

疑！炮！定是！他於是又疾走起來，看見大老虎小老虎，奔流般的流進袋裏，兩隻袋飽滿得和汽球相似的。他急忙伸手探袋，周圍一繞，依舊是館裏剩出來的四毛五；四個可愛的小圓物，帶着五個大的，從手裏跳落袋角，輕狂地响了响。他恨恨的重又捉住它們，咄出，方欲揮手間，而燦爛奪目的光華，竟使他揮不出手去，他仍舊納入袋裏，並且按了一按，似乎是安慰他們說：「寶貝！九老愛玩，那是玩玩的。」

他原想得一注財，享他後半世的福，然而至今還不會得到。跑馬票雖錢多，但不是自己跑，是馬跑，那頑意兒渺茫得很，而且紅毛鬼也不很靠得住。彩票也好，可惜在唐山，本地卻沒有。比較的最好的自然是十二支，一天一次，又敏捷，又爽快，押得多，賠得多，風頭不好，少押，一帆風順，立刻發財。不像跑馬票，場有定數，不分青紅皂白，一跑就算。十二支還有題目，可以仔細端詳，運氣好，一詳就着，和馬票等，真有霄壤之別了。

但烏九所最恨的是，詳來詳去，剛以為可，而又立刻覺得不對。彷彿似之乎又未必如此。自以為一定是這個，而下午開出來的，偏偏是那個。所以烏九常常灰心，常常不灰心，常常說今天不中，不再押，一到明天，還是照常。況且諸葛亮又要擺八陣圖了，還逃

得了什麼？於是眼前又映出綸巾羽扇的臥龍先生。

「你的媳婦兒真漂亮呀。」突然有人在他背後叫了起來。

「誰！？」烏九趕緊回頭看。

四顧，乾乾淨淨的馬路，沒有人，依然的天地初分般的渾沌。

「真有鬼！」他挖了挖耳朵。

然而他的腦裏，無論何時，總是不清不楚，總覺得有一件亂鑽，亂跳，頓覺全腦抽緊起來。有時明淨得只有一泓秋水，憑水就有五六層的洋樓聳立，樓中就有七個姨太太，珠搖玉動地爲他輪流燒烟，兩個姨太太在背後打扇。這不過有時如此，究竟還是對付將、象等的時候多。而且天下事並不容易說不想就不想，更何況九哥的一生大事呢！

「九哥！你來遲了！」

烏九猛然抬頭，原來不知不覺已到猪肉粥攤面前，在升騰發散的熱氣裏，只見一個人用竹筷夾着猪肝或豬腸一類的東西，儘往蟹壳臉的嘴裏送。

「好，幹子，不請你大哥。」烏九咽了一口唾沫，頗似憤憤了。

「那末，你也來。」——事情不巧，一夜沒見着，大概事先聽到了風聲了罷！」蟹壳臉

言歸正傳了。

「風聲不風聲，反正是你大哥，我的事情，和你自己的事情一樣，你得盡力。」烏九以懇求的眼光注定蟹壳。

「這幾日的謠言，聽到了麼？」蟹壳問。

「聽到了，早就。」

「因爲是謠言，就得加倍留心。聽說這小子現在不大到你家。嫂子近來常出門麼？」蟹壳用食指橫着一劃，總算代表一個人出門的姿勢。

「出是出的，我在家的時候。」烏九站在上帝面前似的招供了：「但這些有什麼要緊。今晚還是再勞罵，自己兄弟，事完不必說。……」

「猪肉粥來咧……。」肥碩的攤主人，赤着膊，遍體油油然的捧來一碗熱氣騰騰的粥，放在烏九面前，使烏九不敢再說下去。

一翻開烏九的歷史，真乃英名烈烈，誰人不曉的。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解囊贈金」，「金貂換酒」這一類的偉業，也很做過幾樁。那時烏九的名字，真所謂「如雷貫耳」的响。就是現在，咖啡店裏翹起兩腳，蹲在椅上的人們，也還很有幾個往往歪嘴

角上嚼着紅烟在說起烏九的往事，但也已不多，又大抵臉皮都似風乾香橙般的人物，灰色可掬了，老態也可掬了，而對於烏九盛衰今昔之感，總不免常常感慨系之的。然在烏九久已忘卻。而時時記得的，倒是和他毫不相干的人們。這是烏九所不感謝的事。

近來的烏九，確變了，街頭街尾，再不聞有烏九顯一顯身手的事。茶樓酒肆中，談談他豪傑舉動的人，也一天天稀少，時序的潛流，如頭上的白髮，臉上的縐紋等，幾乎可以使他自已覺得年紀不輕了；然而他以爲不必憂——人生行樂耳——所以閒來無事，也常向烟館走走。

常來館裏的主顧們並不多，大抵都是對於人生懷着淡漠的心情，而又想多活幾天的人們。他們覺得天下並不甚大，烟館以外，更無所謂天下。例如，死了一個華盛頓，這於他們毫不相干，正如死了一只蒼蠅。一聽到開十二支的頭領被捉，這才發些惶惶然的議論。議論後，倒也不怎麼着。如果烏九也在場，帶着曹操八十三萬人馬下江南，烏九不消說似乎自己是曹操，他們心裏自己卻個個是周郎，預備迎敵了。

「要是你們是周瑜，怎麼辦？」烏九曾如此考問過。

他們大都不是才智之士，回答不出，其間或有能爲周瑜設法的，然而有博聞強識的烏

九在，誰也不肯造次。

「不曉得罷？」烏九挺直腰板說：「泡茶來呵！——人定不能勝天，天定卻能勝人；這時臥龍先生還少得了麼？」他喝了一口茶，重又躺下，慢慢提起竹槍，送進嘴裏。他們驚惶地等待的寂靜中，只聽得燈火逼得烟油吱吱的叫聲。

「後來呢？」終於有人迫不及待的問了。

「後來？後來臥龍先生出來了。」他又坐起喝了一口茶，伸直鶴頸說：「周瑜也出來，說是萬事齊備，缺少東風。你們想，臥龍是天上星宿下凡，周瑜這小子難得倒他麼？所以毫不費力，掄指一算，叫周瑜於某日某時，用小船載着油柴，直趨江北岸，包管燒得他片甲不留。這一戰曹操的鬚鬚燒去，人馬一個不會回，這叫做天定勝人。」

大家眼前忽的一亮，似乎是天定勝人，漸漸感到人之無用，而天定的學說，於是乎成立，烏九的淵博從此有名。烏九來，滿館的空氣都快活；烏九去，即使上等烟膏，吸進嘴裏，也都平淡乏味。

烏九既是這樣使人快樂，差不多已是一個萬流崇仰的完人了。但現在的烏九卻又不然，曹操帶着八十三萬人馬下江南，自然是久矣夫不下了，就是發見不久的岳爺爺的朱仙

鎮戰事，也不見他挺直腰骨說起。所以不說之故，那是他的三弟報告他的家醜以後的事。

烏九這一回是感到生來未有的寂寞，放倒，起來，吸進，呼出，都被寂寞纏繞住了。他是不會眷念前途或追懷過去的人，因此前塵往事，從來不去想他，即使想，也無從想起。所最難的，目前就有難以解決的一件事——

是元宵的晚上，他與蟹壳，同在什麼玩波亭的茶樓上坐地，大家已很有些酒意，蟹壳突然就告訴他說，前幾日大哥不是看見秋香紅在大哥門前來回走了幾遍麼？聽說已不止一日。嫂子是沒什麼說的，最可惡的是我們樂班裏這小子。大哥！你仔細探聽着，我們哥兒倆好了十來年，大哥的事，和我一樣……」

烏九頓覺全世界打了一個寒噤，無話可說。默默的回家，默默的睡下，酒意卻已醒了一大半。

從此無論走路轉彎，跨出館門，踏上茶樓，到處好像背後有人冷笑。有一回竟至街口的小孩，以小手裝作烏龜模樣在他背後爬。烏九雖也憤恨，終於不敢回頭看一看。他只是躊躇，以為這事若不解決，在光榮的生活史上，就只這一點是缺點。

烏九有不同姓的三個弟兄，都在關老爺面前喝過雞血酒的。為什麼獨去關老爺廟裏

呢？那是因爲同生同死，取一個桃園三結義的意思。這自然是十年前的舊事。現在的二弟，卻早已關在皇家監獄裏，並且確乎三年多了。烏九本也想興師伸恨，後來總覺得二弟太胡鬧，有夫之婦，相好相好就可以，怎麼可以佔霸得的？因爲這一節，便懶懶的欲理非理的過去了。可愛的只有蟹壳臉的三弟蛇仔利，單只臉，就有些似乎是張飛。

這一事，他與蟹壳曾作幾度長久的討論，總無十全的辦法。最靠得住的就是——將他們雙雙捉住，捉住了寫服辯，寫借據。女人呢，送還翠花樓，金銀首飾都押下。時候就在半夜，出其不意的衝進去。對！他心裏彷彿一鬆，身上十分舒適。

猪肉粥已將喫到碗底，猪肝之類，也一無餘儲，快將出錢的時候了。烏九就說：

「這一回是我出。」他摸出了袋裏的錢。

「今晚還是老樣子麼？」蟹壳站起來叮寧：「可不要讓我獨守一晚。」

「就是這樣。」烏九已走遠了幾步，回頭說。

烏九一面走一面想。女人有雪白的臉孔，總不是好事；男子太漂亮，也有些不妥。這小子的臉，粉蛋似的，真使人酥麻。我的父母也太不將兒女放在心上，幼小時偏給牧牛，鎮日大毒日頭底下跑，就是雪人也晒黑了的。而又沒有錢，沒有錢便是父母的大錯。他怨

天尤人的不知走了多少路，忽然不自覺的停住了，一看，原來已在自家門口。

門額上是不大不小不正四個字：五福臨門。兩旁門框還有聯對道：什麼什麼，惟善納福。都是飛金紅紙，可是褪盡了顏色，快到白的地位。門斜掩着，使人一見，就疑心夜裏有人進出。烏九心裏怦怦然進去，掩上門，輕輕走到床前。

揭開蝴蝶印花帳，伊是朝外睡着，鬢邊還有汗跡存留，兩眼微微睜開，似乎是久倦後的熟睡。腰以下有毡，上身只是粉紅的睡衣，胸部一起一落，呼吸很急促。他禁不住伸手一摸，熱得可以，他雖也懷疑，卻總以爲未必，平平安安睡下去了。

他剛睡下，伊「驟」的就翻過身去，毡子也全體跟過，孤另另剩一個烏九躺在床沿，這分明是挑戰了。但烏九對於妻室一項，向來就不主張鬧脾氣；以爲這使伊柔軟的心，不免酸溜溜，不是多情的行爲。而且伊的面孔是雪白的，睡衣是粉紅的，聲音是嬌滴滴的，給打一個嘴吧，這快樂就無異於取得富室的千金，所以他依舊和顏悅色的說——

「阿蘇。」這一叫烏九自己感動到眼淚將跑出眼眶。

「什麼？」伊怒得有些可觀。

「我以爲……」烏九確乎聲音有些嗚咽了。

「以爲！以爲什麼？」伊仍然怒得可觀。

「我以爲做人應該和氣的好。」聽到烏九這話，至少還有不和氣的後文。

「不和氣便怎麼？」伊還是怒得可觀。

「不和氣麼？」後文很難說，他勉強補足道：「不和氣麼——不會生財。這幾日外人

……

伊這一怒非同小可，「驟驟」的坐起，眼睛發出可怕的閃光。

「外人外人！你爲什麼鎮日鎮夜死在烟館裏，爲什麼不在家裏捧着。嚇！」

據伊的神情看來，將要離去末間，並且衣服也抓在手裏。

烏九張着死鱸魚似的嘴，不住看着帳頂。帳頂是一對蝴蝶，蝴蝶彷彿漸漸活動起來了，而且漸漸縮小；烏九的神魂，也漸漸遠去遠去。終至於眼皮瞋攏來，瞋攏來，似乎又在五層樓的洋房，七個姨太太，也還是珠搖玉動地在輪流澆烟，兩個在打扇。炮象兩個字，幻得月球般大小。門口的五福臨門，在光輝的斜日中閃閃爍爍。阿蘇穿着青洋布衫跪在地下，求他容納。他不屑一看地拿起翡翠鑲口的老槍送進口裏，烟靄騰起，一切都消失在濃雲般的烟靄裏，糊塗了，糊塗了。

醒來，太陽已發揮他近正午的熱力。烏九頓覺和平日有些不同。趕緊爬起，眼睛周圍一溜，不見有伊的踪影。首先去看箱子，空空如也。一看桌上，似乎有一件類似信封的東西，他又是一個獅子撲兔的架式抓過來，連忙拆開，連忙讀下去道——

大哥：

自結金蘭，義同桃園。不料二弟遭殃，哥坐視不救，哥既無義，嫂復多情。弟不忍於多情之婦，隨無義之夫，乃相約偕亡，亦爲哥善保玉體計也。如蒙不棄，賜以刀贖，弟在鴨加船上，等候使君。餘意匆匆不盡。

三弟蛇仔利上。即日

烏九一陣頭昏，剎時天旋地轉，眼前地方，全無經緯，只見一團團黑漆。仔細看時，這中間彷彿有人向他招手，又絕似阿蘇。他以全力撲向對面，撲咚一聲，便是恭恭敬敬的幕。

一九二七，八，十八作

（原載「洪荒」第九——十期）

梯 形

吳仲青

濕漉漉的潮霧潤着的酒後的夜晚，從絲似的落着雨的大街，到十字路口，照例略停之後，意思是向東或向西稍躊躇，終於和自己的寓所相反的方向那裏，有人等着似的走去了。

並沒有想到轉彎而自然轉彎去的小巷裏，弧光燈倏明倏滅閃着古怪的射力，將就死亡的面容，使各處存在物的黑影，愈加明顯地映進行人的眼裏。因為不是通行的要路，一盞路燈也沒有。他是習慣了這裏的道路，白晝般的轉過去了。

路的一頭到那一頭，一邊給整個劇場的後牆佔去了，一邊大半是商家的貨棧，都上了鎖；而有微弱燈火映出的都是些街頭擺小攤的或是馬路上席地鋪了柳條布，陳列些舊衣服求售的行販們的住戶。直街盡頭木柵內有青燐的光射出的，那就是他現在要來的一家。柵柱早已一條一條清清楚楚地排着隊在等候他。

「哪，這裏是兩毛五。」他從袋裏探出錢來，自柵外伸進手去。接着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婆的臉把他看了看，抓了錢去，說是等一等。

他立在陰暗的水溝邊，聞着湧上來的雜物的腐氣，一動也不動。水溝轉角的處所，一手插在袴袋裏，一手撐在牆上，看不清楚是怎樣的臉，似乎也有個人影。因為不是頭一遭遇着這種情形，只略看了看，也自會心了。距他六七尺遠近，和這鼎足而三的地點，那是拚命在搔頭，還有一個黑影，也使他看到了。他把他作爲和他抱同樣的目的而來，引起默契的心情。更遠處彷彿還有兩三個，等候一件重要事情解決似的，釘住一個地方。如果氣量狹小一點，這些人也可以作爲他的敵人看。

忽然，柵門推開只一個人可以擠出的樣子，背着燈光，鑽出一個人影。自然看不明顯，有如銀幕上夜盜映在玻璃窗上的影子，急忙飛出小巷消去了。待他走近木柵，不知什麼時候那水溝轉角的影子，也已到了門邊。柵門拍地告訴他，他依舊被拒在水溝邊。

「他比你先來，急什麼？」乾渴的喉音從柵內傳到他的耳朵裏。

水溝邊的時間，在現在的他，覺得特別比平時慢。火一樣燒着的血管，愈想壓抑忍耐，便愈燒得利害兇惡，好像衣服都將點着了。仰頭看看窗戶，窗戶關着，螢似的微光，

從窗隙映出，一點也看不出什麼動靜。不知看了幾回，柵內還不是沒有什麼？

「樓上只一個東西！」他的聲音近乎是怒吼了。

「有兩個哩！」老太婆好似在那裏找一句使他不能發脾氣的回答，想了一會，「都配上了！」

「真是要搔頭皮的事體！」他急忙轉過身去，表示「我生氣了」的樣子，但熱火依然在攻擊他的週身。

柵門又嘎嘎地响着了。他趕忙回頭，一個露着齒微笑的魁偉的影子，彈出似的飛過牆角。他加速度接近柵門，同時那拚命搔頭的也擠到門邊。因了門內的光，使他看到使人發抖的相貌了：鼻子部位上一個黑洞洞的大孔，滿臉高高凸凸的疙瘩，卻如包着波羅密的厚皮；塗了紅蠟油的面龐，嵌着兇惡的眼睛，釘着他不能動彈了。拍地一响之後，關進來的是他，那個被拒絕了，說是：

「長長的夜，消遣兩毛五的辰光，還有！」

好像走進鹹魚棧裏閉塞呼吸的門內，霉黴氣息敵不住內在的某部分的慾求，他爬上暗狹而急傾斜的膝頭碰着鼻子的梯級。

哦！事實和先前完全兩樣。她仰身躺着，襯衫貼着滿身是汗的肉身，橫陳在發出燐光的油燈照着的樓板中央的躺褥上，表示給任何人吸取餘剩的肢體，毫不遮掩的引起他一個殘酷的感覺。好像不和本體連絡而拖着的兩手，另外裝上去似的垂在枕邊的頭，以及直直的擺着的長腿，使他忘了來這裏將怎樣做，忘了自己處在什麼地位，只是茫然地凝視着那慘白的面容，簡直一點也不知所措了。這不是死了麼？他在這一瞬間，感覺到許許多多慘淡的事，覺到死神不但對視着他，而且死眼向他瞪視了。他恐怖得只是發抖，先前的熱火給誰放了一大塊冰，冷卻了。他想再遲一分鐘，說不定憑空的災禍就由警察那條鏈子帶到頸子上來，關進一個特殊的柵門內去，無可伸訴的冤枉，將長埋在心的底裏。如此一想，他覺得穿出木柵比站在樓上要真理得多，馬上想提起腳來。

沒有想到「噓……」的長長的吐了一口大氣，於他剛想退下梯級時，她稍動了一下。這是沒有死的，他想到。他悟到越是這種人，越應當多受磨難，決意走過去，蹲下身看一看有長久交情的異性的朋友。

「翠英，今晚怎樣了？」他低聲開始問。

她先前閉着的眼睛開了一線：

「唉！七個人過去了！」她重復閉了眼，「溫存點吧！我懇求你！」

「這是常常如此的麼？」

「本來也支持得住，可是近來時常病着呢！」

他是無論怎樣強漢，緊緊的被包在這暗黑的情形裏，從來不會動過的心，也熱熱的酸楚起來。和別的人一樣，一回兩回無數回地到這裏來，舒舒服服化兩毫五回去，曾想到這方法很恰當，現在卻動搖了。他和他們以及老太婆都是連合了的榕木，在榕木裏呻吟着服從自己的命運的女性的最後，是現在眼前的那麼一種模樣。他覺得幾千隻手扼住一個人的喉嚨而致命的，自己是千數之中的最後一個，在帝座面前應該是負擔三部分罪惡的責任人的。

「都是些常來的人麼？」他聲音抖顫着問。

「好像有兩三個是常來的。我不知道，我不去看清楚，交給他們把我怎麼辦好了！」她朝他看了看，一顆淚珠掉了下來。

他的性質，是不深入不易動情的性質。若是一個人突然死在他面前，他不過看了看，視為當然如此，冷冷的一眼而已。若是一匹貓或一個不重要的生物，看着牠漸漸瘦弱

下去，漸漸死了去，或是知道瘦下去的原因，他便要了不得的難受，甚至不時會在心裏喚起不快的情緒。她的過去，零零落落的他知道一些，但憐憫的情，不能超越盛大的慾，仍然一次一次地來。然而目前突然變換了局面，他無論如何熬不住心酸：

「救救你自己都沒有法？譬如去長官處呈訴這一類。」

「那裏？柵門比牆壁還要堅固呀！……」她似乎喘不過氣來，等了一會，「不，我不願出這門。門外在我看來，異常狹小，不自由，世界於你們或許要大得多，還有你們捨不掉的許多東西。我出去希望什麼呢？你說。到處是嘲笑你的眼睛，無處不有陷阱張開大口等着你。你不看見我的兩頰和額上烙了恥辱的符印？啊！這烙印是誰替我烙上的，你應該比我還明白，但是你不肯說出來……」

「你不是疲憊麼？少說些話，怎樣？」他打斷了她的話。

「不，一點也不。——真的，七年不出柵門，爬樓梯爬了七年。說是梯，那是一定爬得完的吧，而我似乎有不盡的梯級。竭盡全力，卻像體力強壯的勞動工人一樣，初時一晚就爬上八九級，或十來級不等；你試想想，永不盡的梯級，一個人有多少精神，終於只有三四級，也費盡力量了。恥辱的烙印，就是爬梯級的記號。倘若此時出門去，怕碰來碰去

都是我舊日爬過的梯級吧！就是那種梯級最沒良心，一定要以驚奇的目光看籠裏逸出的野獸一般注視我了。我想他們心裏會打起算盤來，說是現在可用不着兩毛五了，可要好好要一下了。老實說，若是你，你那時會怎樣想，你老實說。」

「那我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是不是？是的，到那時再打算盤。計劃好的都不值錢，就是臨時打算盤最要不得，最是觸機，最巧妙。你到這裏來想要的是什麼，不消說，是取我的血髓來的。……」

他茫然聽着，隨後彷彿昏了過去一樣，後面的話聽不見了。她興奮得眼膜都發紅。

「來！」她突然坐起來，攀着他的頭頸。「來！壓到我的身上來，不要怕，我要好好的招待你，你儘管盡你的興做。我們這一次會晤要特別快樂，使你可以滿足地回去，回去同輩們誇口去，我真感謝。老太婆也會感謝你們這一羣。」

「我請求你！我聽夠了！」他兩手向前一挺，想站起來，但她扯住他，又說：「對不起，真對不起。你這個臉的形像，讓我多看一下。別人的我忘了它，你的我願意記住它。這一點不吝惜吧！」

「記住它沒有多大好處的。」他眼淚積滿了眶子了。

「是呵！記住你是不會有多大好處的。就因為沒有多大好處，所以想記住你。你是個職業不定的工人，我是知道的。但你有力量，你健康，儘夠全世界爲你撐開眼睛來。今晚我明白，走不盡的梯子也許走盡了。你明白麼？那是一頭靠着地面一頭靠着天國的梯子。我要你送了我的終去，要你……。」

他默然，只有默然。他聽着這些話有什麼含義，差不多不信他的耳朵了。

「不消說，你一句話不說，我知道你在那裏很不舒服。我無力，不願再希望什麼，不需要憐憫，憐憫簡直是無用。一個人自己想連活力都沒有了的時候，一個人的心與幽靈接近了的時候，就是像你那樣的我喜歡記住了的臉，也抱了幾分憎意。這意思你懂得，你就不會對我生氣，柵門外怕還有人等着，現在你應該走了。」

她平靜地闔了兩眼，呼吸很勻淨，忽然睜開眼又說，「你應該去了！」她說完，轉過身去。

「回頭再看我一眼吧！」他走到梯口，她就這麼一句。

他穿出外面的世界，踏着浮而不實的地面。高層的建築屋，星簇的電燈光，喧鬧的人

羣，依舊是鬧着繁華的場面，但在他看來，好像都改了樣，好像都市的悲痛的所在，隱隱地在這些光力凄然的下面躍着跳着。

他走過十字街口，聽到維多利亞劇院的聳在夜空的鐘聲，恍如一顆流璃大珠，從無限的高空落下大金盤裏，呻吟了一下，不見了而又在繼續第二响。在他，他覺得時辰也跟着一個不幸的人爬着高而暗黑的樓梯，永沒有盡期。

晨鐘動時，一道清明的光，從板隙射進他的窠裏，他的心裏放進了一塊鋼鐵：

「要拿出勇氣來！不但生活下去，要在我們的一羣中創出更新更大的意義來！」

一九二九，四，三。

（原載「文藝三日刊」廿八期）

生與罪

曾聖提

(一)

賣雪糕的鈴兒，在街心莽莽的响，孩子的小手在樓窗裏招着：

「愛士吉林，Satu Cer Satu Cer。」

「入你媽！」冷不提防的一個巴掌，正中孩子櫻色的後腦。打孩子的手是，驕傲而且粗笨；孩子懂得，那是屬於誰的。沒有回過頭，把髒黑的小指含在口裏，眼望街心雪車淒涼地轉彎抹角而去。

孩子的爺，有一部矮矮的鬍子，一雙凝視的無光彩的小眼，時時望着一個沒有意思的目標出神。他有五個兒子，二女三男，——好像五顆尚未爆發的子彈，但是已經裝在槍膛裏，槍口對準着他。他凝視着，他懂得其中蘊藏着無限神祕。然而他憤怒，對着這個永恆的神祕。

到此刻爲止，站在窗口，唱着追悼雪糕消亡之歌的小子叫做狗賤。他的爺這樣叫他，他的微有黑光的冷冷朝着他爺的小臉，似乎替他解釋道：

「唉，消逝了，逝了，

親愛的愛士吉林！」

但是在他爺的凝視裏，他的臉上卻分明寫着憤怒二個大字。爲要證實這個，他走上前去，一個黑雲蓋頂的巴掌落在孩子臉上，孩子幽靈一般躡進「後尾」去了。

狗賤的爺殭屍似的移下樓來，在樓梯背後，取出一桿已折成兩段的東洋車柄，跑到「後尾」天井試用釘子釘接着。他瞪視着，看着小鐵釘一個一個鑽進去。他心裏有些樂。比及把車桿拿起來，只一拗，又分成兩段了。

他再移出走廊，察視那一輛負着重傷的車。車斗和篷已脫離關係，那個圓的車輪，已經失掉其所謂圓；小鐵條，無條件的鬆開，好像一把展開的沒有紙的扇骨了。牠已經站不住，狗賤的爺眼看它將跌倒，急上前，攙醉人般扶住了。

「入媽的！」他不自主的罵出來。順手一推，破車癱然跌倒！

白日照着破車，亦照上粉壁，狗賤的爺上樓。

他移進黝然塵滿的「後尾」，他遲疑着，遊目所至，冷灶嘲弄着他，鍋子呻吟的被反掛在壁上，凸起的弧形的背影，使他聯想到狗賤的媽漸漸凸起的肚子。他很想一掌把那漆黑的物打碎。不過他沒有實行。

五個兒子，好像五顆可怕的子彈，狗賤的媽就是裝子彈的槍筒，可恨她同時又是製造火藥的兵工廠。她不斷地工作！她好像一條母狗，狗賤的爺想。

「夜飯呢？」好像一個啓示，在海樣深炭團般黑的靜夜裏的一個閃電。狗賤的爺瞪眼四顧，一個漸漸凸起的女肚湧現在他眼前。他又着手，凝視那個突起的弧形。他幻想假使那個是小孩子玩的輕汽球，他將靜候牠的炸裂，他願意那個圓形的物體永恆的沒有攪進他的視線。

「夜飯呢？」妻的顫聲震破了他的幻夢，他冒失的看見妻的手裏坐着他的最小的女孩。他上前去，打算調弄她一下，她哭起來，一鑽，鑽入親娘的懷裏。

「你這冒失鬼！我當初就後悔嫁給你這冒失鬼。」妻在宣讀他的罪狀。

「你要跑過十字街，就應該先留意有沒有風車來往。一輛好好的車兒，就這樣給碾爛了！」妻頓足。

「假使連這臭骨頭亦碾爛了，亦教我清心！」補足一句。

狗賤的爺充耳無聞的叉着手，他凝視着叮在房檻上一隻黑灰色的蒼蠅。他覺得牠的兩隻靈活的前足互揩着互揩着，有頃，嗡的飛出天井去了。

「嗡！」他不期然的和了一句。

「爸爸，我們餓得肚子痛！」他的兩個最大的孩子跑出來。

「我剛才夢見喫了許多東西，牛肉麵，燒肉……。」狗賤鑽進去。

「入媽的！」一個巴掌飛過，狗賤眼快，早躲過了。

「牛肉牛肉，紅的辣椒……。」狗賤哼着揚長下樓而去。狗賤的爺跟着移出前樓。他的妻及孩子們簇擁出來。他覺得有物在他的面前掠過，他以爲那五顆子彈炸發了。他的心陡然沉重起來，他幾乎不能支持那個重量，他的視線，頽然投落在地板上。

「總得打算，我們挨得餓，孩兒們挨得嗎？」妻的話有點兒咽住了。她把她的前襟拉起來揩眼。他怔怔的望了她一眼，接着他的視線被另外一個在半空裏兜圈子的蒼蠅吸住了。隔壁的賣咖啡的在炒咖啡，燥熱的烈香侵進他的鼻腔，但自然亦侵進狗賤的媽的。他似乎聽見她的肚子的吶喊。他覺得無聊，他似乎發現一個不可理解的難題。他真的看見了

它。他覺得太莫名其妙了。他似乎看見風車裏的胖子，許多好喫的東西圍繞着他，他沒有喫，他只要求圍繞着他的婦人胡鬧。他覺得無聊。可是他並沒有激動，雖然他覺得車子被碾爛了之後，他的生活的海要起了一個無邊的黑浪。可是他並沒有怨恨及汽車的輪子，他肯定那是窮人的命運。關於他的女人的怨罵，他幾乎要抗議，因為他方在慶幸還沒有碰到更壞的命運，還沒有連人帶車死於非命呢！

「夜飯呢？」狗賤的娘的哀的美敦書。

他喫了一驚，忙把幻想掣住。他的沒有光彩的眼珠略略的轉了一轉，重新把凝滯的視線投射在一個沒有意義的目標上。

狗賤的娘這句話着實不很好應。假使回她說，夜飯在飯檔裏，事情沒有這樣簡單。那就胡塗得豈有此理了。夜飯在什麼地方？最後亦成為狗賤的爺要問出來的一句話。可是要質問誰，他躊躇着。

如果兩天前，車兒還好好的拉在手裏的時候，這個問題就容易解答。當彼之時，狗賤的爺只消把手向自己的胸脯一拍，妻就懂得那是什麼意思了。此刻可不成。他已沒有勇氣挺直自己的身腰，何況拍。可是反過來說，狗賤的爺有不得不解答這個詰問的苦衷。因為

他是顧慮及丈夫與父親的尊嚴的漢子。是五個孩子的爸爸呵，他對寂寞的心裏說。

他陡然跳起來，好像北風裏一頭奔牛。

「夜飯麼，等我找去！」他大踏步下樓，在廊下，躊躇一刻，他跑出去了。

街上各種車梭兒一般穿來穿去，他怔怔的在車叢裏走着。市上行人雖多，並沒有人告訴他，何處可以找尋一家七口的夜飯。

(二)

站在吊橋上只看見河面螞蟻一般的船隻，不見水。水從船底如泣如訴的流着。一抹夕光卻悄悄的停在粉白的高牆上，夕光頽然大可以在牆上滴下，可是牆兒實在太高，她未敢遽下。

做工的，下工了。有錢的胖子們，出遊的興致來了。市上的人水一般漫街流着。

狗賤的爺沒有目的地跟在遊人們的背後張望着，好像失掉東西的人，希望把原物拾回。士敏土的堤路，干淨得連一根斷草也沒有。無數的正方的小格子卻印在路上。狗賤的爺數準那些格子，他決定一步要跨過六個格子。他一步一步的跨進，看見方格子們緩緩的向着後方退去，他心裏有些兒樂，可是不久，便把那段路跑完了。接着是沒有格子的瀝青

馬路。他……駐足，倚着……，眼睛沒有目的地注視在那個地點經過的腳：

步武整齊的腳，光亮的皮鞋，莊嚴又驕傲的步調，幾乎把他激怒了。可是同時他想起他的使命。他立刻清楚起來。跑罷？他跑。

他在街上碰到許多同業，他們的車輪兒轉得異常神速。他們起勁的跑着。他的視線不覺跟着他們一直到車兒的後影在街梢消失了。

他在鬧市中走着，從這條街走過另一條，他終於沒有找到他的目的物。街燈緩緩的亮起來，夜市已經開場，他在一間咖啡店的廊下暫時停步。凝視着玻璃窗裏的大麵包。他看見牠們在跳舞。他忽然震驚，他看見那個最大的葡萄麵包從店裏逃出來。他看見牠好像一個旋風，在馬路上滾。他不覺跟着跑。

然而那是一個幻象，此刻他是站在一座冷靜的橋上。橋上的路燈放着青色的冷光，星星們閃映的浮蕩在水面。灰色的黑暗裏隱隱矗立着一座工廠的烟突。一旁，是一個黃紙色的初升的破月。黑翅的蝙蝠在水上霍霍的飛，豈不是已經到了絕境了麼？他冷靜的想。

夜的寂寞征服了他，他彷彿看見他的鬼魂站在他的眼前，他覺得他已經完了。可是他伸手去摸領下的鬍子，覺得還沒有和他脫離關係。鬼魂對他做手勢，他沒有睜睜牠，只管

在撫摸着短短的鬍子。他很鎮靜，他看見水面繁星的蕩動，他幾乎要笑出來。

工廠裏報更的鑼聲，隱隱可以聽得見。

他聽見大地的喘息。他聽見他的鬼魂的哭泣。五顆子彈，五顆尚未爆發的子彈，已經爆發了。他們嗤嗤的射進他的冰冷的心裏，他的心幾乎給射穿了。他聽見，他看見，牠們好像五把利錐鑽掘他的心。他清楚起來，把他的胸脯挺着，粗笨的右掌往胸前拍。

「入媽的！」

他沿着河岸走，夜緊緊的跟着他。鬼魂在前面領着路，他經過每一根電線桿，他冷冷的把牠摸一下。路上沒有人，這個所在已經很近郊野了。可是隔幾分鐘就有一輛汽車駛過。有時一輛二輛人力車亦沒聲沒响的駛過。

在一個十字路上，一邊是馬來人的墓地，一邊是椰樹林，他悄悄的蹲下去。

他把胸膛敞着，釋然的，靜候他的最後的命運。可是，他傾耳聽着。他向來沒有使用過耳朵。

他的耳朵捕捉到一個聲音了，他覺得是一個胖子打從這裏經過。同時他似乎聽到他的口袋裏角子和銅子相撞的聲音。驀地裏他躍起，直奔上馬路，他錯愕的四顧。但事實告訴

他並沒有一個鬼影在這裏經過。

可是他並不灰心，他伏着，小心的運用他的耳朵，同時運用他的凝滯的小眼。

一條灰白的影子。

他突然把他揪住。

「噤着！」他發令。

「我要開鎗了！」威嚇。

「真的沒有錢？」問。

「一個也沒有帶來……。」

「入媽的！」



顫顫的回答

他一推，灰白的影子烟一般倏忽消逝了。

他伏着，他仍然沒有灰心。他爽性把眼睛瞞着。心裏彷彿有點兒納悶。可是，上帝做他的證人，他沒有灰心。

蟲兒們奏着音樂，這是狗賤的爺的凱歌呢，抑或是他的輓歌？黃紙色的破月是朦朧的掛在椰梢上。狗賤的爺的左眼有點顫動，他用手去摸他，可是越顫得有力。他憤憤用指甲

掐了一下。

他的耳朵又捕捉到一個聲音，沉重的皮鞋聲音，而且清晰的聽到銅子和角子互撞鈴鈴的聲音。他審慎的，沒有立刻站起來。他試把那雙凝滯的小眼去證實，果然的，遠遠的灰色的影子在移動。

影子漸漸的移近，他審慎的估量着。忽然，他顫震了，他看見二條黃色的影子在椰林裏穿出來，肩上彷彿荷着什麼黑的長物。

「馬打！」他幾乎喊出來。他站起來打算跑。

「站住！」黃色的大漢的電筒已經把他照住了。

「我要開鎗……。」狗賤的爺想威嚇一下，可是他的臂部早喫了一下鎗托。他幾乎跌倒。登時，鈴鈴有聲的手扣在馬打的懷裏掐出來，比及狗賤的爺回復意識時，雙手已經被扣住了。

一九二九年一月廿九晚二時

（原載「文藝週刊」第七——八期）

五兄弟墓

曾華丁

在地球的懶腰上，天天被太陽疍尿似的撒下許多熱和許多光的赤道上，天天在做爬虫的是中華的豬仔。中華出產着數不完的豬仔，牠們是因爲找不到充實肚皮的東西而自己賣去自己，或是哥哥賣去弟弟，父親賣去自己的兒子，從那常常有真龍出現的地方賣到這距離中華有比天還要長的路的地球的懶腰上來。牠們的總名叫做豬仔。

牠們的頭家，熱國的闊人，用比鐵還要硬的說話把牠們綁在比天還要寬濶，藍得和夜裏的天空一樣的菸園裏做爬虫。有的是刺蝟，有的是螞蟻，有的是小蚯蚓。於是菸在爬虫的頭上，緩緩地，人類的頭髮似的長出來了。熱國的濶人在爬虫頭上拔了菸葉上的金子，於是和菸的幹子萎棄在比天還要寬濶，比夜還要藍的菸園裏的也是菸園的豬仔。

和菸園比例起來，祇有和報紙上的字一樣大細，和報紙上的字一樣多少的，只用幾片蘆荻的葉子編成的葉扁搭就的只容得一個彎弓樣的背脊在裏邊旋轉的獸窠，就是中華的豬

仔的寄宿舍了。譬如在中華本土的肥豬，雖然有時遭了殃要罷食，但做肥豬的主人是多麼惶懼的在祈禱他們的肥豬能夠早日復食啊。但在這地球的懶腰上的爬虫似的豬仔的主人，熱國的潤人卻不是這樣，他們常常用盡各種方法在使用他們的豬仔。他們使這些豬仔在菸草中做爬虫之餘，還極力在使他們死給他們看，看看牠們究竟是怎麼死得連眼淚都沒有呵。

鑲着鋼片的舌頭的兇惡的鞋子，以及用鋼線纏牢的沒有眼睛的籐鞭每日裏在豬仔身上徘徊的事已是見慣的了。豬仔的窠子爲豬仔本身的冒失在爲牠的主人跳舞着在娛悅熱國的潤人的有很靈活的舌子的鞋子及沒有眼睛而有很美麗的鋼線腰條子的籐鞭，這也是見慣的事。

但是，白雪似的鐮刀終於霍霍的在磨石上呼躍，彷彿這樣呼着躍着是爲着一件事，一件爲全人類抱不平的事。

椰樹將紅的有血充實着的太陽頂在天心，菸草們伏在地上，夜裏失驚的走獸似的。全園裏的豬仔因爲有血充實着的紅色的太陽還被椰的幹子頂住在天心，所以也狗似的伏在全人類的恐怖裏，在那裏期待着有血充實着的紅色的太陽與椰共同慶祝將要開始的血的噴濺的跳舞會。

和全於園比例起來，只有和報紙上的字一樣大細，一樣多少的只容得一個彎弓似的背脊在旋轉的屋子也一樣在期望着。

汽車的笛子在哮吼了，汽車狗似的從菸草的身畔躍着跳着，馱着他的主人，熱國的濶人，專在取去菸葉上的金子的忘八，現在來了。汽車的笛子，這就是全人類正在企盼的關於太陽和椰的跳舞會的開會的鈴聲。於是，正在盼望着的他們，知道這個會的設備已經滿盤竣事了。

於是，一個豬仔的嘴唇吹出警醒的，專爲一件事約下的警笛似的尖銳的口嘯。這時，伏在細小的滿呈煩悶的窠裏在企望一件事的豬仔知道了，於是從五個細小的窠子裏伸出的五把白雪一般的，專爲這事而曾在磨石上呼着躍着的月牙一般的鐮刀在血中跳舞了。

結果五個赤條條的哮吼似的中華的豬仔乘着五把鬼的長舌似的白得發黑的鐮刀在不上五分鐘的當兒做下滔天的大禍。那五把鬼的白舌似的鐮刀上，還繼續在日的血與所謂人的血間跳舞。於是剛才被狗似的汽車馱來的熱國的濶人的肉，這大概是因爲他的帶有用鋼鐵做着舌頭的鞋的雙足以及拿着鋼鐵的鋼絲做着腰縴子的籐鞭的雙手在中華的豬仔的肉上旅行倦了的緣故，現在已經按着血流流的鬼的白舌一樣的鐮刀的跳舞的節奏在空中飄舞了。

空中的烏鴉以及因爲年老而失了牙齒的松鼠也在吃吃大笑，也在附和。

半點鐘後，馬打寮裏發現五把生血淋漓的鐮刀，以及五個生血淋漓的中華豬仔，在牠們的腫子裏好似飛出了三四羣白的天鵝似的。牠們腦裏在想念牠們的祖宗，單刀赴會的關雲長了。於是牠們各自幻出青龍偃月刀，金灼灼的橫在手上，並且記得牠們已經斬了蔡陽了。同時牠們記得牠們五兄弟正在古城上相會。血正淋漓的從牠們手上滴到地上去。

玻璃主來了，玻璃主是唐人，也是豬仔的同胞。五個血似的紅嘴在動了。

「玻璃主，我的大人，我們已經殺死人了，就是此地的潤人了。我們現在來自首。」
「怎說！果有此事？」

「一點也不會多說，我們的確確是殺死了人了，因爲他欺負我們。」

「呀呀，這畜生，你們豈知王法無私的麼？」

「呀，我的主，殺人償命。我們五條狗似的比椰樹上的松鼠還要不名譽的生命就擺在這裏，雖然我們是中華的手足，雖然也是爲着我們的手足的慘酷的生活而殺人。」

「是了。須得見大人去。」

五把生血淋漓的鬼的白舌一般的月牙鐮刀彷彿爲了殺人而得意似的從馬打寮出來了。

馬打寮蹲在地上，彷彿在吠牠們，在趕牠們。椰在旁邊因得意無可表示而咒罵。五個關雲長的孫子在咒罵間靜靜過去。

大人衙裏坐着大人的真身，大人有豬胆一樣的藍色的不很高興閃動的眼睛，有嘴，有鬍子。現在他看到五把鬼的白舌一樣的生血淋漓的月牙鏢刀懸在五隻豬仔的上肢上。他聞到血的腥臭，於是他知道來的一定是殺人放火的兇犯的正身，他的鬍子在嘴的上面動了。

「來，持着鬼的白舌一樣的鏢刀的是？」

「是於園裏殺掉惡人的中華豬仔。」五個血似的大嘴同聲喊，「因為他欺負我們，欺負得太忍不過去了，殺了他就是我們唯一的願望，我們因為要喘過一口氣。」

「狂徒，你們都是兇惡的殺人的真犯？你們知道償命嗎？」

「不錯，我們都是，我們是沒有一個沒有動手的，雖然償命也是我們唯一的快慰。」
「是了。」

於是五個人被鎖在一個暗而又暗，彷彿臭虫在宣傳革命似的四壁滿貼上血的標語的監獄裏，在等候執行死刑的來臨。

這時，玻璃主，也是唐人，來了。玻璃主的心是土做的，他現在才碰到五個充實着血

的軀體了。他知道五個充實着血的軀體必有暴出血來的時候。於是他的土做的心使他走進監獄來看這五個將會暴出血來的軀體。

「雖然殺人是要償命的，一個償一個已經夠足了。你們這五條軀體，五個有力量充實着希望的軀體，只要犧牲其間一個就夠了。」

「主啊，你的話是多麼好笑，我們是兄弟，我們五個人相會的地點就在黃泉，我們可以永久相會，我們多麼企望這件事啊。勿言勿言，我們是以爲太笑話了。」

「是了。」

玻璃主出。

玻璃主辭去官職，回到中土去。因爲他的土做的心不敢放在五個充實着血的軀體暴濺出來的血所濺得到的地方，他怕血的潮要濕壞了他的心，他回到古老的中土去了。

刑場是在山坡裏，砍下石柱子一般蠢直的檳榔的幹子搭成絞架，五個豬仔站在椅子上，用五根麻繩，套着頸子。他們把刑場佈置得像一個旅行的馬戲場。不過四週圍的是墨色的布。刑官在布帷外監察着。刑官等布帷裏的五個豬仔的五條惡蛇一樣的麻繩都套在頸上了，都套停當了，於是發令五個豬仔一齊舉手。五個豬仔的手高高的舉着，在布帷的上端

蟲露出來。刑官知道了，下令拖去五個豬仔脚下所踏的椅子，於是五個中華的豬仔蛇似的吊着了。牠們的腳垂下來，也在布帷的下端露出來了。牠們的靈魂因此在帷內交差。

這時，帷外成千萬的中華的其他豬仔在參觀着。牠們看見黑布底下露出五個豬仔的垂下來的足，牠們聽到五個用血和軀體在換牠們的自由的血漢在帷內咯咯地喉頭响着。

這樣，過了半點鐘之久，典刑成功了。五個大蕃薯，中華的豬仔的屍體從絞死架上放下來，由刑官的指點，於是用五根五寸長的大鐵釘在五個豬仔的屍體的頂門上釘進去，咯咯地釘進去。刑官的意思是要靠這五根五寸長的大鐵釘在鞏固五個豬仔的死的地位。

在地球的懶腰上，天天被太陽撒尿似的撒下許多熱和許多光的地方，全於園裏的當時還活着的中華豬仔，爲的是感念到已死的五個，於是做起一口五個屍體合葬着的大墳墓，墓上立着一個的確是石的碑子，題曰：「五兄弟墓」。

（原載一九二九年二月廿二日「文藝週刊」）

兩般境界

曾華丁

C女校宣布放假的那天，很多同學都從那古式的建築的缺口吐出來。有的還是被一種索子的那一端拉住着，在那索子的別一端是繫着她的玩具，大概是用洋糖捏就的那一類。於是很多由異性的手掌湊成的手把使在空中砌着很多充滿肌肉的香氣的新型圖案，每一幀圖案都在空中顯示出來而至消沒去了。只有她才是例外。因為在她的前面並沒有那用洋糖捏就的玩具在帶繫着，有之，那是她母親的形象。

一別數月的母親的影子陡然在索的那一端拴着了，她心頭一酸，兩道熱流一直由耳後直透過眼眶來，似乎在催促着她的歸程。在那天的午前兩點鐘，她終被那帶有強烈的磁性的索子扯住，而一樣地被那古式的建築吐了出來了。

機械的呻吟，使她投身到一別數月的故鄉去，在那裏有母親和哥哥的疼愛，有舊同學的偎倚，這些這些幾乎使她忘了現實。

白的風帆，深綠色的波浪，沉痛的風吼，緊湊地連接着在時空間拖過了。離開了這些之後，長時間的山與樹木的賽跑在舉行了，那索子亦終於跟着這種動作在減縮他的長度，同時使她變成了一邊繫着一隻飄蕩空際的失了神經的生活力的紙鳶的綰線車。那紙鳶與綰線車間的距離逐時逐刻的減縮的結果，只是在那綰線車上緊緊的多紮下幾個線圈，與使那綰線車與紙鳶間的維繫力漸漸激化起來罷了。

機車的油烟帶着濃厚的亞摩尼亞與炭酸的氣味，教人時時刻刻忘不了疲勞與興奮，到了終末，甚至也忘不了睡。

母親，哥哥，舊同學，一齊在心頭隱沒，那整年休息在大森林裏與錫山的機械聲中的丁埠，她的生地，好端端的照舊在森林與錫山的機械聲中休息着。那人家的烟突一泡一泡地冒上黑煤烟來的景象，彷彿是在代表全埠的住民在歡呼，在歡迎她。這時一羣山巴狗惶惶的抬起頭來爭着向她嗥叫，爲的是陡然闖進一隻馱着好幾個陌生人的飢寒之氣十足的疲乏了的汽車。她終於離開了那喘吁吁的機器，在將落未落的晚陽的殘光中會見她的勞苦的母親，與莊嚴的哥哥，和一兩個舊同學。

在一席簡單的對話間，她發覺她那幾位舊時的同學都已離開那老朽的變形學校，鎮日

裏閒散在家裏，她心頭又難過，又惱。她以爲那些同學未免太不自愛，太摧殘了自己了，把聰明的，有足造就的材具毀棄。

這晚她在久離的母親的懷抱裏蘊臥了一夜，什麼同學的家裏都沒有去，因爲母親要她伴她在床上睡一晚，到第二天才出去訪她們。

這雖然是一種平凡的常事，但她總覺得她母親這遭變得和前此大不一樣了。往常她由C校回來時，雖則她也一樣地要她伴她睡覺，但一躺在床上，她一定要問她學校裏的各種事情，東拉西扯的問得她應答得有點煩厭而且疲勞了，於是才准她入睡。這次卻不同，她一躺落就緊緊的摟擁着她，也不說話，一直到她睡覺。她揣想是有什麼傷心的事蘊藏在她心海之內，所以也不敢問她，只小耗子般縮做一團，靠着她的胸膛默默地緊挨着。

山間的月色穿過那森林的寒冷空氣層，照得四境甚是清冷。況兼幾月來錫山夜晩往往停止工作，本來整年沈在喧鬧的機械聲中的丁埠於是深深的沈入寂無聲息的境地了。

黑暗的長幕的後頭緊接着那和藹的晨光，她於是辭別了睡眠，把身子從後門挪到屋外去。那是一片草地，在草地的那邊緊接着位置着第一錫壠的小山，這邊是散佈着很多市民的住房。天氣還很早，那些雲雀都在雲端飛撞着。她把兩臂伸了兩伸，吸過一口空氣，於

是重新投沒在那後門的缺口間。小鷄的噪叫從兩廊的木欄裏發播出來，她也不會理會，一直走上前方來。那裏是她母親在開着的咖啡店。J埠的咖啡店雖然很有幾間，但是生意最旺盛的要算這一間了。平常時倒不十分顯著，在年假或暑假的時候她從學校裏回來了後，那是很可以見到的。因爲一班狂漢都想來和她接近，尤其是那第一錫壠的紅毛財庫。那家伙也算卑污了，一踏進店至少總要一點多鐘才肯出去，鎮日裏還仗着幾個臭銅錢在裝腔作勢。這樣，不僅不會使人發生敬慕之心，反而給人以十分難受的肉麻。

她這時看到她的母親在料理店務，並且座上也已經來了兩位顧客：瘦皮狗和雷七。雷七的姪女亦是她的同學之一，所以她當下託他回家時告訴他的姪女以她暑假回家的消息之後，便在平日是哥哥在掌管着的櫃台上坐下去，幫着做買賣。等到七點來鐘的時候，那街上的人影便一冒一冒的從各個角落滾出來，簡直和學校裏上課鐘搖過後那進教室的走廊上的情景是一樣了。

咖啡桌上的烟氣也冒得很高，她只看到母親和哥哥不停地在人羣中旋轉着，彷彿在做活的中間，那「旋轉」是必然的現象了。但她想起在學校裏很不經意的把金錢花掉的情景，她心頭卻又暗暗的起了一種很沈重的苦悶。因爲那從不經意中隨便花去的錢是由母親

和哥哥每日裏在人羣中一轉一轉的轉出來的。並且她登時又覺得母親和哥哥每天裏在旋轉的方式中忍着苦痛在勤作的事實完全是爲她要錢讀書的緣故，完全是她一人替他們嫁下的，當時她便想起讀書時候如不好端端地用心來是要不得的。

她在前樓將息，是午後二點鐘光景了。涼風從窗口帶進很多新的生機給她的思維。她只穿着一條白花內裙，襪子亦脫去了，沉醉地在暑天的屋頂之下悶悶的坐着，內心似乎有一種難言的感覺在充實着。

從樓梯爬上來的是K妹，她近來是瘦了好多了，大概是因爲書沒得唸，失學了的緣故。在K妹背後跟上來的是Y妹，Y妹卻比較胖了一點。在Y妹背後還有人跟上來，那是T妹，她就是雷七的姪女。一種煩惱的感覺登時深深的種落在她的腦神經中；但她反而不經意地和她們接談了。

——這位女先生倒回來了，我們又和那五線譜作冤家了。

——這四脚蛇也太不君子，也得想想人家現在已經是師範生了，開口就挖苦了人。

——我們也該買點水果來孝敬孝敬我們這位女士。

——好呀，這三位高明的女士，一見面就講起客氣話來，真當不起，就請在椅上靜默

默的安坐一刻罷，怕那老花貓驚醒了，要嚙人家的衣袂呢！

——原來新人物所說的都是新話，客人來了，都教他靜坐起來。

.....

書本也翻開了，衣箱也翻開了，很多照片一字兒排在床上，開始在展覽了。這都是K、Y妹鬧出來的鬼把戲。這房子如果可以和廢紙桶那樣顛倒起來，供她們尋覓那她喜歡尋找的東西，想早也就在顛倒着了。還有那照片上的男性的影子，如果可以用手把他一一拉了出來，想這房子也早就給他們站滿了。她看到這種情景，也只好由她們去了，因為那好奇心正在策勵着她們，使之再接再厲。

黃昏在寒風的呻吟中徐徐的步進樓房，那清冷的舊調一一由她接領過來。月在椰梢，人在屋角，母親和哥哥在咖啡桌間旋轉。那昏黃的煤油燈的光芒錐子似的刺得人心痛。她覺得那山間的黃昏是特別予人以銳敏的感覺，和富有麻醉性的都市截然不同。

已經住過好幾天了，她對於故鄉的情感緩緩地恢復到和以前差不多是相同的地步了，只是那旋轉在茶桌的週遭的母親和哥哥的影子，這回卻給她一種強性的深刻感覺，彷彿那

種旋轉的方式是一具訴告式的留聲機，牠是怎麼在繩繩不息地在向自然之母訴告一切呀，牠是如何在強作笑顏於人前呀！這些這些，使她鎮日裏緘默着，永恆地永恆地。

月色又洒在庭除上了。那嶺頭的錫壠的機械也循着新例靜謐的安心睡覺，一點聲音都沒有了。咖啡店計算一天裏所賣得的代價的聲响在報告她店門是關閉了。並且由這，使她推想到那街坊的遊人這時是很稀少了，整個丁鎮彷彿化成蒲團，在她的上面入定地坐着印度的隱者——黑沉沉的森林。

——六元七角……

冷冷的，是哥哥的聲音，彷彿在那句話的下端長垂着悲哀的尾巴。

——六元七角！

急促的，是母親的聲音。有很多疑懼的質素攪雜在裏頭。

……

——照這樣，要怎麼……？聽說那錫壠還要全停下去呢！

——全停！夜裏不開工的影响就這末大了，全停！那……

以後就寂然了，大概他倆已陷入那憂慮的境域了，或者……

「六元七角……」在她腦子裏佔據着，「全停……」也是。

呵，訴告式的留聲機呀，這大概就是那推動你的引擎的原動力罷，這就是你所以繩纏不息的在轉動的原因嗎？可憐的人類——

第二天起得很遲，九點多鐘，這多少是夜晚睡遲了的緣故罷。但當她踏出臥室走進茶店時，在她母親手裏發見一張從一個黑臉的吉寧人送來的單條：

啓者：……二月份借去銀〇〇元，四月份借去銀〇〇元，又一九二九年舊欠銀〇〇元，計三條共欠銀〇〇元〇角整……除將此數在聘金項下對清外，茲謹送上叻幣〇〇元……即請查照是幸 此致

〇〇台鑒

黃金成啓 〇月〇日

一九三〇，七，廿五日，十一時三十分完稿

（原載「壓覺」第一期）

生活圈外

曾玉羊

世界經濟的偉大的鐵輪不停地急激地流轉着，人類在這種流轉的過程中傾覆着，顛播着，生活着，吼泣着……

受了世界經濟的突變的影響，這酣睡在地球的土腰上面的沒有春天的熱國裏面所有的各種土產，都像銀行裏突然失了信用和效能的鈔票一般，一齊跌了價，且已跌到無可再跌的地步了。於是許多生活不能得到保障的弱者，被青面獠牙的強者排擠出生活圈外去。在種種的飢寒痛苦的惡魔的侵蝕之下，這許多許多失業的勞動者的性命的活力都漸次地，漸次地被搾取淨盡，消失，而至病死了。

生活的巨流滾滾地奔湧着，無數的在追求生活的可憐的弱者的靈魂，沉溺在這生活的巨流的赤波之中，跟着生活的巨流的衝激而西北，而東南。有的在苦笑，有的在呼吼，有的在哭泣，各反映着各的生活的苦惱——他們的內層意識的表現。

生活的巨流不住地流轉着，無數的弱者的靈魂在那上面浮蕩着。

在這畸形的社會中，人們生活形態不住地在轉變，一切的一切都在轉變的過程中；唯有超於社會的範圍以外的大自然，卻依舊保存着她穩固的舊觀：青山依然，綠水也依然。紅的驕陽照例還是每天撒尿似的放射着牠的炙光，風，雷和雨也都依舊不定期的，不規則的刮着，敲着，淋洒着。總之，唯有大自然才得依然保存着她的穩固的舊觀。

在這半都會化的I埠裏，生活現象一天一天地深刻化，失業的勞動者日日增加。

隨便在那充滿着樹膠的臭味和含有劇毒的瘴氣的椰林裏面那些用阿答葉子搭成的屋子裏，或在馬路旁邊的豬牢似的草屋裏，我們隨處可以看見許多臉色黃酸，形容枯瘦的失業的筋肉勞動者。——他們都是被擠出了生活圈外的弱者，他們都是被掠奪絞榨之後的殘廢者。掠奪者將他們的勞動力和精神全部榨去，用以建設他們自己的物質生活。他們——豬仔們——簡直像被兇惡的搾油機搾去了油漿以後的豆子的殘骸一樣的不幸。

他們整天在呼吼着，呻吟着，嘆息着。他們的哭泣的哀聲正和掠奪者的絃歌，愉快的歡笑，以及乘私家車兜風時汽車輪所發出的雄壯而威武的叫聲相應呼。

I埠雖然還不能算是個大得可以的商場，但人口卻委實不少，——勞動者尤其佔最多

數。

最近I埠中各個工場和商店的肥頭碩腦的頭家們爲欲維持他們各自的產業起見，都不約而同的採取同一的斷然手段；於是乎裁減工人和縮少工資的社會的新制度便爾實現起來了。可是這個銳劍般殘酷的新制度的產生和實現，不消說，那些生活沒有保障的勞動者們的生活問題，便直接地受了絕大的打擊。

在這裁員與減薪的沸騰的聲浪中，一部分的工人便受了握有生產手段的強者的壓迫而不得不噙着兩眶冷淚和他們的舊生活宣佈完全脫離關係了。據人們實地調查起來，每天總有一批新的失業工人！

這些衣食不能自給的失業的弱小的靈魂便在生活的圈外浮蕩着，浮蕩着。

阿番，他是一條豬仔，失業工人中的一員。

這可憐的豬仔，他雖然是個富有經驗而且善於奉迎店東的中年工人，然而到底還是免不掉失業的傳染。失業，這不但旁人未曾替他料及，就是阿番心中也未曾想過。

然而，阿番現在竟出人意料地失了業了。

阿番這豬仔生得非常乖巧伶俐，平常作事倒也勤勞，然這不過是很平凡的事，並不是

他可以做得到的，別人就必不能做到的了不得的事。不過若以天才論，那末阿番這豬仔卻很有一點過人的特點。因為他不但完全曉得頭家的脾氣，而且還能在各個不同的頭家的身上，一一辨出各別的脾氣的性質，並且更慣以各種性質不同的而且還要適合於各種不同的脾氣的語調和表情來奉承各種不同的頭家。阿番的所以異於旁人的特點就在這裏。

然而阿番現在竟出人意外地失業了。

當他尚未離開他的舊生活以前一小時中，他還照例勤勞的工作着。他把臭氣難聞的臭樹膠，從店門外的羅厘車的背脊上搬下來，一包一包地負進店裏去、氣喘，汗流，他都不覺其苦；因為他以爲這是他應盡的責務。對於數十分鐘後他所遭遇的禍厄，他卻夢也沒有夢到。

當他把臭膠球安置清楚之後，他便掙張矮木凳子擺在膠店門首，把被熱汗潤濕了的屁股拋在木凳上面，坐着乘涼。

不久之後，店東從外面回來了，阿番誠惶誠恐地站立起來，照例表示十二分的馴服。「頭家今天來得早。——膠已弄清楚了，你點點看，包數對不對。」

可是，這位頭家卻向他翻翻白眼，只用鼻腔兇狠狠地答了一個「哼」字，逕跑進賬房

裏去了。

阿番突地吃了一驚！因爲店東今天的臉色和態度有點怪異。他不覺呆住了。

過了一會，店東手裏捏着幾張鈔票從賬房裏出來，眼睛瞪視着阿番。

阿番心頭急激地跳動，他驚疑着。

「來，拿去！這裏是你的工資！」

店東的如炬的眼睛燃着險惡的火。

「頭家，怎麼這樣快就發沽里工？慢幾天也可以哩。」

他把鈔票接過來，受寵若驚地問。

「哼！——還想慢幾天！等下就要你搬出去！」

寧惡的淺笑，在他臉上蕩漾着，狡猾之光，在他眼球上徬徨着。

「怎麼，頭家？——我還想在這裏當雜工呢。」

眼淚從阿番的臉上流瀉着，他面色蒼白了。

「這裏用不着你！你看目前這般光景，還能多容得你嗎？」

「給我多住一兩個月罷，頭家。」

「多一天也不行！」

「可是，我外面還沒有找到工作……」

「這是你的事情，我不管！」

「我到外面去沒得吃啊！……」

「吃你媽的！快給我搬出去，快些！」

在這種不近人情的壓迫之下，阿番只好硬着心腸，立刻決定了他的意志；因為他曉得頭家的脾氣是這樣，一味懇求，終也無效的。

數分鐘後，阿番終於無理地被店東辭退了。

這件事常常在阿番的腦海裏浮動着，映現着，他每次同想到那位頭家當日對付他的手段，他總憤恨得怒髮倒豎起來。

「哼！他媽的！」

他怒不可遏的時候便把這句話拏來出氣。

然而，他終於失業了。

自從阿番脫離了他的舊生活之後，I 埠便添了一個失業的流氓，同時馬路旁邊的豬牢般污穢的破草屋裏，也就增加了一個幽靈。

阿番每夜都來在這馬路旁的破草屋裏和幾個他的同道者豬似的攪做一堆兒睡覺。

因為生活環境的醞釀，與乎營養的不良，使阿番身體一天一天黑瘦下去。往昔的一雙活溜溜的眼球，現在竟瘦得往腦裏凹進去了，微小的晨星般只閃耀着稀薄暗淡的微光。臉上的顴骨高聳出來，像潮水退後海邊的巖石般顯露，頭髮蓬鬆散亂，委實像個新從監獄裏釋放出來的囚徒。

近幾天來阿番的舉止行動，似乎有點神秘化，不像從前那樣的樸實鎮靜了。每天晚上，他像怕人的老鼠般從冷靜的草屋裏躡着足地溜出來。黑暗的街頭巷尾，或洋雜店前，或肉羣比較擁擠的地方，或人家豢養牲畜的場所，時常總有阿番的足跡。

阿番近來所以陷入卑鄙下流的行為的原因，完全是生活環境的鞭策所致。物質需求的慾望之火，焚毀了他的聖潔的性靈。社會中不平等的待遇及生活環境，明白地昭示他唯一生活的出路，須從無意識的卑賤的行為中尋找。於是，阿番的新生活方式便爾開展了。

白晝似乎比平常過的特別快，光線薄弱的太陽和地平線深深地吻別之後，黃昏接着從

黑濃濃的空間緊壓下來，籠罩在流蕩的生活的上面。

阿番赤着臂膊運着懶洋洋的步武從馬路上跑進破草屋去。這時其餘的三個豬仔也都回來了，他們把瘦弱的屍骸橫攤在破爛而且骯髒的席子上休息着。阿番只泛泛的瞟了一眼。週遭全被沉默支配着。

約略過了一下。

「喂！阿番頭！——」

突然從一個黑肉團的口裏發出這片喚聲。

「唔……」

沒精打彩的答。

「頭路找到了嗎？」

「哼！他媽的！這種光景就是有頭路，也早落在別人手裏，我們還配得找頭路嗎？」

「媽的！」

「……………」

於是沉默又乘機佔有了他們……………



點多鐘過後，其餘的豬仔們都已相繼癱豬似的鼾呼呼地睡去了，只有阿番一個卻始終和睡魔抵抗着，不會被牠引誘入夢。

阿番下意識地把眼睛的視線射進屋裏空間的黑幕的深處。他的心頭不住地在盤算着。約略到了三更時分，阿番忽然像服下了三貼興奮劑似的跳將起來；因為他忽然想到一件要進行的事，並且他知道進行時候已經到了。

「噲，起來呵，起來！」

阿番伸手搖着幾個瘦豬仔悄悄地叫道。

「唔——唔！」

這幾個瘦豬仔們都睡意十足地只略翻了翻身。

「快點起來啦！」

「唔——什麼？」

「幹去吧。」

「幹嗎？」

「找生路去！」



「有甚法想？」

「自有法想，你們跟我來。」

「那末，好！試幹去罷。」

「是的，都跟我來。」

於是他們都探頭探腦地從破草屋的門口吐了出來，寂靜的馬路上頓添上了四條黑影。他們一齊望比較僻靜的地方飛奔而去。不久，他們的四條模糊的黑影便在黑暗的帳幕中消逝去了。

自從採用這種新生活手段之後，這幾條豬仔的生活資料就比較充裕得多了。

在另外的一個晚上，剛好是人家上燈的時候。他們照例在這個時候齊聚在這破草屋子裏。

阿番倒了一壺燒酒，殺了兩隻母雞，三四個人在這破屋子裏喝着吃着。他們爲欲掩飾他們的行動，不致引起外人的懷疑起見，那個聰明伶俐的阿番，早已把門兒緊緊關閉起來了。

他們正吃得興濃的當兒，忽然門板「得得得」地响了，有人在外面敲門似的。

他們都吃了一驚！

「是誰？——人們睡覺了，幹嗎來？」

聰明乖巧的阿番頭首先向着門兒裝出睡意十足的語調這樣追問。然而，沒有回應。

「誰？」

依然靜默默地沒有回答。

「恐怕是外面的風聲吧。」

另外一個豬仔這樣解釋道。

「哼！我以爲是大狗兄啦！」

再一個年輕的豬仔說。伸縮着頭裝出鬼祟祟的樣子。

「哼！大狗——」

阿番精神十足地說：

「管他大狗小狗！怕他嗎？——他媽的！」

「哈哈！」



「嘿嘿嘿！」

大家相繼狂笑起來。

正在興高采烈的當兒，忽然又有一陣沉重的足音從草屋後傳播進來，接着警笛鬼哭似的呼吼着，把這幾個瘦猪仔嚇得跳起來。他們各個人的心頭，好像從警笛的哭聲中接受了一種有彈力的噩耗戟刺似的，怦怦然跳躍着。

阿番趕忙拿眼睛向壁縫兒往外面瞧去。

「噲噲！不好了，走罷！」

阿番呈現着蒼白的臉色低聲而沉重地說。

「走！快走！」

阿番剛想拔開門閃逃走，但是來不及了，門板被外面的馬打踢翻了。接着一隊黑大漢蜂湧地搶進來，一時棍光拳光，雨點般錯雜交加，大狗和暗牌的峇都靴囊裏地怒吼着。

「峇咪！峇咪！」

大狗怒吼的叱聲。

「入媽的！」

暗牌和馬打的合奏調

這四條弱小的幽魂正待掙扎，可是強者早已拿鐵鍊把他們統統鎖住了。

最後，這幾個被征服的弱者都被兇猛的強者押着，拉着，羔羊似的，魚似的！

「咎咪！咎咪！」

依然是大狗怒吼的叱聲。

「入媽的！」

依然是暗牌和馬打的合奏調。

數分鐘後，這一羣模糊的黑影逐漸地投沒在黑暗的重幕中。

隔天的早上，照例是本地玻璃主升堂審問犯人的時間。

堂而皇哉的玻璃主，高高地坐在公堂上。兩撇八字式的黑鬍子有秩序地斜擺在他那高

聳的鼻樑之下。兩隻黑溜溜的眼球，閃着閃耀的光輝，顯示出他是個明哲敏銳的審判官。

阿番和其餘的三條猪仔們魚般馴服的一字兒陳列在玻璃主的前面，威風凜凜的玻璃

主，將虎般的視線籠罩在他面前的這條短肉牆的週遭。

這四條弱小的猪仔的幽魂徬徨於疑懼之上。

「來！」

玻璃主的嘴唇忽然動了一動：

「你們這些賤貨是不是犯了盜案？」

「是……」

從短肉牆下的四個小洞裏發出這同調的答聲。

「你們偷了幾家的東西呢？」

「四家！」

「偷了什麼？」

「鷄，鴨，鵝……」

「還有呢？」

「鈔票！」

停了一下。

「那末，贓物呢？」

「早就吃完了！」



「你們的同黨有幾個人？」

「只我們四個。」

「沒有了？」

「沒有了！」

「胡說！照實招來！」

「一點也不撒謊，我的主。但你若強要我們多說幾個出來，那末，我也可以勉強多介紹幾個沒關係的人出來哩。」

阿番這狗頭有意識諷似的說。

「住了！——」

玻璃主拍案大喝。

「這些賤貨爲什麼做起搶劫的勾當來？」

「我們找不到生路，沒得吃。」

「這種行爲是犯公班衙的法律的，知道嗎？」

「這是誰都曉得的事。」



「哼！可惡可惡！明知故犯，還有什麼話說！現在我判你們每人坐腳龜六個月，服嗎？」

「誰個不服呢？我的主呵，願你大發慈悲，快點將我們押禁罷，坐腳龜也是我們最願意的事哩。我們想坐腳龜是一條妥善的生活路呵！我們願意跑進監獄裏面去生活呀。我的主呵，願你早點把我們送進監獄裏罷。」

這四條孱弱的靈魂望着有權者微笑着，向他表示無限的敬意。

玻璃主於是宣布退堂。

一陣羔羊，遂被驅往監獄而去……

在這充滿了資本勢力與掠奪絞榨的現社會中，人們的生活形態都不住地在日日轉變，一切的一切都在轉變的過程中表現出來。

十九，八，廿四夜，巴力

（原載「壓覺」第七——九期）

鐵牛

慧玲

在象牙塔中享樂的人們，從不會想到天堂之下的地獄，尚有鳩形鵠面的動物在。事實就這樣的開端。那偉大的鴻溝，橫互在這截然不可飛越的兩地中。雖說只相距咫尺。無須疑慮的，這是現社會裏頭必然的現象，時代流動中應有的過程。因為這樣，那原始時代的鐵軌，才會有價值地排接在我們眼前。

的確，他唯有祈求默然的蒼天，給予一點風燭殘年的安慰。然而在事實上，他老花的瞳孔中，只有虛幻的火花在閃着。

恐怕誰都自怨自艾的，如果到了像他這樣的田地：只有垂着兩手，延喘着，等待那死神的降臨，帶領他到極樂國裏去。真的，窮人只有死才是快樂，拖着被僱傭的肉體，在世上海剝皮，倒不如死來得乾淨。死，已經是窮人們第一件快樂的事了。

天地間的事，絕像海市蜃樓，頃刻萬變，料不到三數年內，一切轉化得這樣迅速：妻

的死，使他感受了無限的創傷，使他時時刻刻不忘的長貴，他的兒子，這樣的不肖，硬忍心拋卻年老的他，在這裏坐着無期徒刑的人間之獄。這使他好像在乾燥的沙漠旅途上，加上了無情的颶風。

他是封建社會下的最明顯的一個典型。是的，他生成就是牛馬骨相。

誰都能夠想像，如果不是一個盲目者，那矮而醜陋，朽木和茅葉構成的窟窿，只有窮人才配安置在這裏面的。不要說是黃種人，白種人，全世界的無產者，在鐵蹄踐踏下的性命，都恐怕受着同樣的待遇。這是優渥不過的，在支配者的眼光中，唯有聖經中底和平博愛的真諦罷。

他從來就沒有人知道他底真名字，如果一聚談起來，他便滔滔不絕地道及他一生是怎麼生長，似乎一生都陷於生活縲紲中，所以我們替他起了一個綽號：鐵牛。但他亦不以這個名字爲介。他爲人很和藹，無論什麼人和他交談起來，他總談得津津有味。不過一開口，便每講到他自己的歷史上去了。

「朋友！只有我輩窮人，命運不好，大亞公也是專向我們尋隙的。」

他一開口便要談起這些做做引子，十次總有九次是這樣的。

「好不好不須說，剛剛我略能駐足了，錫又落價。樹膠也那樣。如今一點事情也做不得。生活程度這樣高，略苦些的事情，像我這樣有年紀的人，沒力量，這些猶可……偏偏……」

他底眼眶又紅潤起來了，聲音顫着，斷斷續續的。

「無緣無故，妻便被我弄病了。我們窮人……那裏有錢來請醫生？就說有錢，都不易請他到這園圃裏來呢。只好求求關老爺，望他發些慈悲……不料三五日後，一點米漿都沒有落肚，好的人尚且難挨，何況……」

他哭了，他爲了他的同甘共苦的伴侶的死而哭了。

真的，他實在太可憐了，兩個兒子都不能留一個，在他眼前娛娛晚景。大兒子長庚，還是三年前的事，在唐山不知犯了什麼罪，活活地，被什麼革命軍拖到東較場打靶。那時鐵牛還在唐山，眼見得差不多能夠傳種的大兒子，又被置於死地。旁的人不但沒有憐恤他，反異口同聲的指摘他，說他無教育，教出的兒子大逆不道，還有什麼辦法呢？死的已經死了。他到底還沒有明白長庚爲什麼要打靶？是什麼滔天大罪？這些現在他還沒有解答的能力。

他是那村裏的佃農，全靠一對夫妻在泥窖裏掙扎出來生活。那時還算過得去，白米一塊錢尚可糶一來斗，他倆又能夠低聲下氣去奉承田主，就那三幾畝田，除掉付租而外，尚可溫溫飽飽的維持下去。長庚和長貴都還小，便把他們送到離村幾里之遙的小學校去唸書，每當放學回來的時候，兩兄弟便到山裏去檢些乾柴松子，到墟上去換錢。這樣繼續着，很安適地沒有什麼愁慮。

記得那年是不同了。這邊又說有兵到，那邊又說接大仗，物價無需說是騰昂起來的，兄弟也停了學，年紀也大了。對於田裏的工作，他兄弟也有了幫助的能力。長庚比較大一兩歲，什麼事總是大一二歲的人不同。每天從街上轉來，長庚便滔滔的講些事情給他們聽。當吃飯的時候，鐵牛的妻子，常常說長庚總像他的父親，有一些什麼事便比手劃腳。那時鐵牛總相信他弟兄唸了幾年書，不比自己目不識丁，怪不得談天說地在講。究竟他的話，他也聽不了解。誰知道，長庚會被捕去槍斃的呢？

有時，若鐵牛在家裏，長庚便要和他談談，他很古拙的託着水烟壺，敲着腳，坐在一張屋門口的小凳上。

「爸！你知道這個道理嗎？為什麼仁彩伯伯幾百畝田地，在家裏安安樂樂的過活，我

們日日辛辛苦苦，住的總是矮屋，吃的粗茶淡飯？」

「他有錢哩！」他總是用很簡單的話答覆他。

「怎麼他會有錢？我們卻沒有呢？」這卻使鐵半有點麻煩了。

「哈哈，你又把我難倒了！可惜爸沒有錢，不然就給你多唸幾年書。」

「爸！不是這樣說哪。唸書，像現在的社會，唸了書又甚用？如果我們沒有解脫出來之先，讀了書也是沒有用處的。還是自由要緊，有了自由，平等，儘叫我們讀書讀個飽。像現在我們的生命，被支配着，更談不到自由。所以我們如果要擠到自由平等的境界裏，便要把現社會改變！把支配者澈底消除。」

「那麼怎樣叫平等？怎樣叫自由呢？」鐵半疑惑起來了，他知道自己受了不識字的害。像長庚，無論如何總講得有些道理些，不像老學究先生們，硬以高明遠見自居，舉凡青年說的話，都鄙爲「無稽」，「頭腦簡單」。他深知這層，長庚正是爲自己門楣增光。

「爸！老實說，你是太可憐了！你一生的精力都耗在牛馬式的生活上了，你的身體，你的精神，都被物質支配着，連你的性命，都僅有奄奄一息了！你能夠像仁彩伯一樣穿起華貴的衣服，吃起美滿的筵席麼？誰在可憐你？恐怕除了你的妻兒，別無他人罷！那趨炎

附勢的狗，見了你都要猶猶的吠。所謂自由，所謂平等，你有福分享麼？爸！你是太可憐了！你的靈魂都在生活鐵鍊下懵懂了！……」

長庚的眼中帶有水份，爲着他可憐的父親的生活而傷心了。

就是那時，鐵牛欣幸他有這麼一個兒子，能夠數盡他的苦處。這是他意外的收穫。確實有點道理，怪不得我不會發達，到了這樣的地步。是了！長庚這個兒子，或許會使我的家庭放一異彩罷！他知道他的兒子的轉變，而且這麼迅速。他深自慶幸着。但是他沒有想到長庚的思想是過激的，爲現社會所不容；更想不到會這樣被槍斃的。

這幾日來，聽說什麼革命軍進攻此地，鐵牛從沒有聽過這新異的名詞，以爲這總不至拉挑夫的。他走進城裏去探望了一遭，一切一切都使他失望的。的確，旗子是換了，兵大爺還是橫蠻無理，和那過去的兵，正是半斤八兩。餉依舊要抽，換湯不換藥，鬧什麼新花樣兒呢？他只知道這一點。

長庚卻判然不同了。本來他每日出入是有一定的時間，至多總在吃飯前後。而今，非至夜晚天空裏滿擠擁着星光，四週顯着黑漆漆的時候沒有回來。鐵牛常常問他遲歸的緣故，他總沒有坦白的說出。而且一回來便雙腳滿沾着污泥。鐵牛也不大計較。長庚總是對

的！無論如何他總是對的！他心上時時爲他的兒子這樣辯護。

然而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一個月朔的晚上，村裏爲着近日來有什麼歹徒要造亂，太陽未下就把大門掩得緊緊的。長庚被他父親忠告了許多話，今晚沒有出去。天空裏一粒星兒都沒有，襯着的一團黑雲籠罩着四面，這是有雨的象徵吧。

午夜時分，全村的人都入睡鄉了，十幾個虎狼似的惡漢，荷着實彈的槍，裝上明晃晃的小刀，把鐵牛的屋圍的水泄不通，然後開始把槍頭望門上撞。那薄木板釘成的門，經得起幾下呢？鐵牛被拖出來了，要他交出長庚，才能釋放。經過半點鐘的光景，一個兵把長庚由豬欄裏拖出來了。自然，鐵牛一點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早已被有槍的兵大爺嚇得胆戰心驚，更沒有勇氣來剖白了。他聽任他們擺佈，箱啦、櫥子啦，翻得滿地狼藉。他們財物拿足了，釋放了他，把長庚反捆得緊緊地拖了去。長庚卻神色自若，只在臨走的時候，吩咐了幾句話：

「爹爹，這回你更可得一番深切的認識，什麼是自由？什麼是平等？除非你向他搖尾乞憐。窮人的生活，是比草芥還不值！呵，我們已經完全沒有保障了。爸！你究竟是太可

憐了！我不知道要說幾千幾萬遍，你確是太可憐了！可恨我這樣蠢笨，不能盡我的責任，便被人家暗算了。我對你不住，不能把你由深淵中救起來。爸，我去了！恐怕不能再見呢！長貴，這番我兄弟就完了吧，望你能夠找着光明的道路啊！」

他忍不住了，爲着鐵蹄的踐踏，把全家的骨肉離散，淚珠一串串的下着。惡漢拉他走了。這時鐵牛精神上已經受了重大的打擊。好好坐在家裏？爲什麼要被抓了去呀？唔！誰之過呀？

第二天早晨，從城裏來的人看見一血跡模糊的屍體，在離村三里多的草地上躺着，穿着一件單衫，赤着腳，面目斑紅難辨，說起來總有些像長庚呢。當鐵牛聽到這消息後，他暈倒了。剛剛一個比較出衆的兒子，天又要來作對。唉！窮人！

這天，仁彩伯似乎聽到了這段消息，竟破戒走到這裏來，帶着滿面笑容。

「好在把他打了靶，不然，這村不知道要被牠弄成什麼樣子了呢？長庚是×黨！」仁彩伯顯出非常得意，「萬惡的×黨被槍決了，爲村裏除了一個大害。」

「爸！你究竟是太可憐了！太可憐了！自由平等……。」鐵牛似乎尚記得這些有力的話。如今，長庚是死了，這有什麼辦法呢？除非期望這個第二兒子。太危險！這裏不是安

穩的所在。如果長貴又染上了什麼黨的名聲，仍然會被抓去打靶的，太危險了！

「此地不可居！」鐵牛預備遷走他鄉。長庚已給他教訓了，如果長貴又是這樣，祖宗的香火不是斷絕了麼？窮人的命這樣不值錢！他的意識依然模糊，沒有把社會的面目認清。當然，這並不能怪他，乃萬惡的宗法社會制度的罪過。可憐得很，他便在這意識模糊之下，輾轉了一生，還沒有找到一點兒生機，誰說命運作弄呢？

鐵牛決意改變他的生活了。不過在農村社會漸次破產的中國，到處都是一樣。他好久以前就聽說南洋的生活比較容易，在那裏，比較能夠把他的香煙接續下去，也說不定。真的，他沒有把生活放在心上，窮人們總配做苦工，這裏受鞭撻，那邊受凌辱。他的靈魂，已在生活鎖鍊束縛之下僵死了。

他的生活轉變了方式。安定的奴隸生活，成為漂泊的流浪者。

他挈着妻兒渡過深藍色的大海，來到這南洋，那已經是叁年以前的事了。土產不能說是漲價，但銷路還很順利，資本家挾着仁丹鬚子，滿意地笑着，表示高枕無憂的模樣。因此，他也便得插進一家樹膠園。起初他備受做新客的苦，工頭的恣意壓迫，同儕的無理戲弄。他幾次怨艾不該來這裏。但若想起他的千篇一律的公式來，「窮人到處都配做苦工

的」，他又自憐他的不足，低了頭，盡他耕牛的服務。唐山的事了不得呢！長庚不是死了？這是很好的榜樣呀！這邊無論如何總得把香火接繼下去！

他整整在這樣的生活下度過了一年。

生活一天壞似一天了。好在他的妻兒共同甘苦繼續生活下去。他那白色的長髮，已佔了整個頭部的一半，面上的皺紋，更越變得深凹了。那最老的徵象，模糊的黑影，在他的左右徘徊着，前途又充滿了一片暗漆。眼看直到進入墳墓，都怕會沒有飛黃騰達的日子了。少年時候的壯志，消沒得無影無踪，什麼榮宗耀祖的事，只好待諸來生吧！如果還是年富力强的話，雖不能如何有所建樹，也許能夠改操別業。如今，老的影子，斷定他到了生命的最後階段了。

他的生命兀地劇變，爲受不過冷酷環境的待遇而兀地劇變。那向日謙恭的態度，溫和的性情、忍耐、有恆，已轉成嚴刻，暴戾，連廿年來未曾打罵過的妻子，都殘忍地向她恣意的洩憤了。美滿融和的家庭，漸漸聽到他們勃谿的怪聲。女人究竟沒有男子的粗蠻，所以每一次吵鬧，她總是吃虧。

是一個融和的清晨，霧氛擁抱着整個膠林，新鮮的空氣滿佈着；除了斷續的虫聲而

外，可以說是整個膠林，陷於死的狀態中。天空裏還偃臥着灰色的旅雲，一層層的凝定着。夜在作最後的留戀，在那碌碌的人間，舐着它最後的長吻。

昨夜，鐵牛異想天開，走到市上購了一瓶白蘭地，想借此消解日來的積鬱。他沒經意地一連飲了三數大杯。本來他窮人出身，沒有喝過幾回酒，那有這等的酒量呢？他飲得酩酊大醉了。世上就偏有人富有一種成見，以為古人的話，句句都是對的。聽見什麼以酒澆愁的話，便以為飲了酒便可忘懷一切愁緒。其實酒那裏有消愁的能力？不過神經一時受着強度的麻痺吧了！到清醒的時候，良心上反會格外加了一種無名的劇痛。鐵牛也就是這樣。妻已被他打得死直直的橫在床上。唉，長貴又給他嚇得沒做聲。

他深悔自己的孟浪，不應該因一時的酒性，把妻打得這般可憐。如今又沒錢，看看她已是受了重傷，怎麼辦呢？她不動的躺在床上，身上有幾處青紫色的肉，浮腫了起來，滿面的淚珠和鼻涕。

這樣的過了兩三日，紫色的肉變為黑色了，飯不能吃，漿不能飲。鐵牛就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不知怎麼好，又湊不足錢來請醫生。看看難挨過午夜了。俗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她卻得到嫁雞隨雞飛的結果，沒有享過半句鐘的安樂，整世人就這樣

消磨了，所以她臨終的最後五分鐘，還拖着聲哭道：

「你……你……你這老鬼……你打……打得我這樣……慘……你這千刀萬剮的……沒有半點福給人享過……看……哪……你……你……有好死嗎？做鬼都要作厲鬼……。」

她的聲音由悽慘而澀，由澀而啞了。她就這樣的畢了命。

當他記憶起來的時候，老淚不禁縱橫的流了下來。他懺悔，爲什麼要買了白蘭地來，如果沒有飲酒，恐怕妻到今還是活着吧。他發誓要從新改造。但是，死了的妻不能再還魂了。他如今才感覺到妻服侍他的遇到，縱有什麼事，她都能夠分憂。而今，孤獨得淒涼，有誰憐惜呢？是的，妻待他確沒有一點待錯過。像一個窮人，能得到這樣的妻子，真是不知幾生修到的呢？

妻的死，使他感受莫大的創痛，精神上時感不安。他良心上有一種無名的苦疚，譴責着。他再也不忍殘暴戾了，時常帶着負傷的神氣，戚戚的面容。他恐怕爲了妻的物故而抱消極。其實，是誰之咎呢？吃人的社會，已把他糟塌成這樣子了！

很平凡的，每日，除了做工餘剩的時間，總是追隨着自己而出神，近來也不知是否他已窺透了人生，認清楚了社會。

——像這樣自怨自艾，簡直等於自殺。你有你的膊膊。你有你的武器；自由平等，並非取不到的，然你計不出此，甘俯首於他人胯下，這還有甚麼話說呢？

鐵牛似乎受了家庭種種變故的刺激，生出超人的眼光。其實現社會只需要暴風狂雨呀！還有的是長貴的失踪，在他目之爲不肖。但長貴並不如他所意料的那樣，他從沒有忘記，他哥哥囑咐的一切。是的，他要找出路，繼續他兄弟未完的遺志，把深淵中的父親救過來。

長貴爲要避免他父親阻礙他的進行，寧願離開他。他時常沉默寡言。他一切的進行手續，從沒有給人知道過，連他的父親都不會給他知道。這一天夜晚，午夜的貓頭鷹，發出可惡的聲音。長貴躡手躡腳地，走近這座西式的高樓邊。他手持着利斧，很敏捷的攀援上去。他心裏燃着勝利的火花，成功的冀念。他要向那吸他父親膏血的人報復，不……是爲人類除了一害，雪了一個恥！但是，不幸得很，當他還沒爬到窗口以前，「碰」的一聲，已經跌下來了。他的腳受了重傷。

這時他已入獄了。鐵牛一點也不知道。

一九三零、六月、十六日初稿

（原載「椰林」第二七二——二七三期）

王先生

慧 聆

素抱中庸主義的王先生，今天忽然不知受了什麼刺激，從學校歸途中踉蹌的步伐，欲舉無力的精神，便可推測其一二。往日，當他一踏入門限的時候，孩子很敏捷地圍上來，這個搶着他的手，那個抱着他的腿，烏綠綠的瞳孔，齊齊地向着他望，表示欲得嚴父的慰愛。於是他左手抱着這個，右手也提着那個，向着孩子紅潤可餐的臉不住地吻，有時愛得用牙咬着他嫩蔥蔥的臉，要待他的妻子教小孩學討饒時才放。還有比較大一點的孩子使繞着他要銅板，直待他如發苦力糧似的分了銅板之後，才愉快地散開去各尋他們一占的用途。他很快樂地過着這樣的生活，在他以爲小家庭有這樣的氣象，簡直可稱爲模範的小家庭了。然而，不幸得很，泰極否來，歡樂的影子，頃刻如黃粱夢消散。理由簡單：就是學校方面的通告。因爲土產價格一日不如一日的影響，負有維持學校經費的商店，倒閉的不在少數。在南洋，什麼機關之成立，其勢力之強弱，全視乎金錢之多寡而定；學校可不是這樣？若

一旦是「經費無着」的時候，所謂樹倒猢猻散也跟着來。所以，南洋的學校的維繫，也如全世界的學校一樣，恃金錢作砥柱；如其是經費充裕的時候，一般依教育飯以相生的教授們，便張開如懸河之口向着講台下一羣「小牛」（恕我借用郁如君新號的名辭）滔滔地傳授；遇着經費由支絀而無着的時候，則朝而躋躋一堂的熱鬧，夕便不難成爲「庭樹不知人已去，春來還發舊時花」的景象了。沒有刻薄，也沒過譽的說，學校像什麼？不過是維持校長和教員生活的飯碗而已。今天因爲董事們的通告，謂「明年經費無着，只得暫行停辦」，使他瞪着目，冥想好好地捧着一碗又香又熱的飯，突然給人摔在地上了似的。於是講台上糾糾的雄辯，也低得無力，甚至歸到家中，孩子照例圍攏來，在往日以爲融融洩洩的氣象，今天卻以爲冷若晨霜，致使抱着滿腔熱望的孩子們，一個個地頽然退下去，連他的「愛」也放着奇異的眼光，送着他的後影進房裏。頓時，熱鬧的小家庭，一變爲鴉雀無聲的墓地。

他惘然若喪地坐在椅上，中指與食指間挾着一支煙裊裊的香煙，無聊的看着天花板。妻也跟着進來了，還有孩子們在戶外，囁囁地私議着。沉寂的空氣，籠罩着這模範的小家庭。妻究竟是爲「求知慾」所驅使，於是用柔媚的口吻冲破這沉寂。

「連！你今天神氣總不大對，我看來。」說後還微笑地望着他。

「……」他沒有回答，仍把香烟盡情地吸。

「究竟是什麼事？值得這麼憤怒，這麼操心？」

「……」他仍是沒有回答。

她恐怕有什麼祕密事，礙着孩子們的面吧，便吩咐祥兒，比較大一點的孩子，叫他帶弟弟等去門口要。

「有什麼人污辱了你麼？」她重用很慈和的口吻問他。

「董事，學校的董事！」他開始吐出一句。

「董事？那一個？」她用驚奇的眼光顧着他。

「……」他把右腳架在桌上。

「告訴我吧！因為我愛你才這樣誠懇地。」

「就是因為我愛你，我才不肯告訴你，恐你聽了要傷心。」

「那麼究竟是爲着什麼事呢？」

「唉，飯碗明年要碎了！」隨着就是一口氣。

「難道校長要把你辭了麼？」

「不，學校經費破產了，所以明年要停辦。」

真的，這句話卻把她呆住了，眼凝然看着地下。

「這些董事們，」他繼續說，「只顧他自己的妻子的溫飽，卻不睬及我們這般儒士。如果我們不協力讚頌他，他那有這樣的榮譽，而今便想把學校歇下來，叫我們問誰要飯，當這青黃不接的時候？」

妻顯然有點不快。

「真難！像我們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簡直除了教育一門便是入墳墓。如果下等的工
作，非謂不肯做，只是若一旦失身工商界，則他日沒有機會重踏教育之門了；比較上等的事業，恐怕又沒有機會，這不是死門絕路嗎？」

「這真是要爲窮士們爭氣！」他嘆了一口氣，把僅剩的殘烟掉在地上，隨將衣服上褐色的烟灰掃去。妻當着這難解決的問題，悄悄地離開了，他把上衣卸下，重又點起一枝香煙。

「窮人是可污辱的嗎？『士可殺而不可辱』！」他彷彿有意識地感覺着。

「這間學校的董事，因為不願墊款辦學而決定關門大吉，別問何嘗不會效尤呢？且也雖有犖犖的，然而粥少僧多，這般候職者正車載斗量的時候，我那得易分一匙之羹呢？」他喃喃自語着。

他默默地在思維。用手指彈去一層褐色的煙灰，重把煙枝放到嘴唇上。

「然而，我已身當然不要緊，妻兒的生活費呢？這個社會真不行，傳統制度把全家人的生活費，都責成一人負擔，那麼安得不爲家計的憂懼而自殺呢。不過，在現下又不得不循着例而行！」

他右手撐着頭在出神，好似思想什麼。

「大丈夫昂藏七尺之軀，家都養不起麼？這爲子女羞的事我不做，總要有點辦法才行呀。」

他突然將右手向桌上一擊，把在門外擔心的妻都驚得進來，以爲有什麼禍事。然後看見他這樣興奮，又靠近他詢他計劃了什麼新路徑沒有。

「什麼事？這個問題有解決的方法麼？」

「我去問問友榮先生看，或者那裏有門路可行也未定。不要希冀什麼，能夠維持一家

的生計便吧了。銀英！此後孩子不要天天給他們的錢，並且衣服要穿粗一點，須知道窮人的身份，一旦錢裏沒有米花滾，便不行的呀！」他諄諄地告囑她。

他剛剛踏出了門階，一架手車很速的跑前來，以爲他至少也可以幫助他點生活費。然而，我們的王先生，他以爲車夫是貧窮人，我也是窮光蛋，似乎無須光顧。實在荷包已嗽嗽待哺了，不然，王先生以教育是神聖不過的，區區乘着手車，便爲有讀人道主義乎？車夫原很想望於這西裝革履的先生來做主顧，迨後，見他不顧而去，才失望地走開。

「古人云：安步當車，良有以也。」他自言自語地行。偏是人忙事多，不遠的地方，又是一位鶉衣百結的老人，抱着如車夫熱烈的期望，向他哀求發點慈悲。

「我和你正是相似的人，」他開口向他解釋，「像你這樣的境遇，我很憐惜，同病正應相憐，奈我們的學校已沒有經費而將停辦了。」

「呵，先生，不要說笑話呀！一件衣服就不知價值了。發點慈悲吧！」乞兒婉轉地懇求他。

王先生於是大發慈悲了，在腰包裏掙一個銅元向乞兒擲去。乞兒把那銅板，反覆玩視，沒有錯的，只一占呀！

一間華麗的西式洋房，周圍遍植着花，白色的牆，綠色的綢幔，這顯然是富家無疑了。「如今又向他乞憐麼？」他猶疑了一陣，「爲生活找出路呀！」他終於鼓起勇氣，振衣襟，大踏步昂然直入，使看門的印度人都以爲是主人的貴客。

半小時後，他帶着滿面春風的笑容，跑了出來，隨着就是一位胖胖的人在後送他出。

「此後多來敝舍指教。」胖的說。

「豈敢，先生的仁德，早使我折服了。」是他的回答。

他們分了手，他跑到門首，用手一招，一架手車如風似的跑過來。他巍然坐在上面，右腳架在左膝蓋上，怡然叫車夫快跑。

「前途很光明，還是資本家好。這個社會有什麼不行，所謂智者謀而勞者用，正應這樣才能辨別尊貴與卑賤。」他很適意地望望左又望望右，直至那剛纔施惠一占的地方，那老乞兒猶蹲着在。

「先生！怎麼這等快捷就回來呢？」老乞向他笑，露出一排黃齒。

「滾開去，你這臭東西！」王先生坐在車上如閃電地掠過去了。 三〇年十月卅日

（原載「椰林」第三七五期）

編後記

(一)

就現存的資料看來，一九一九年十月初星加坡新國民日報及其副刊「新國民雜誌」的創刊，可以視為馬華新文學史的起點。不過這時候所出現的，都還是一些雜文學作品，如散文、評論等等。若論純文學創作的陸續面世，則是一九二〇年開始的。首先是詩歌，一九二〇年二月已有相當成熟的作品誕生。次為小說，要到一九二〇年下半年才登場。本書選錄的蘇正義的「小勞働者」，就是目前所知的馬華新文學的第一篇小說創作。

繼蘇正義之後出現的作者，有蘇厚祿，林獨步，精進等。林獨步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一九二一至二二年間，他接連發表了好幾個短篇，頗為細致地描寫當時一般僑生智識青年的讀書生活，戀愛生活，思想觀點等等。各篇小說的人物大致相同，情節連續發展，合起來幾乎可以成爲一個中篇創作。這裏所選的「珍哥哥想什麼」，就是這一系列作品的

第一篇，也是林氏的處女作。

一九二三年起，又有一批新人湧現；截至一九二五年中馬華新文學萌芽時期結束為止，比較活躍的小說作者不下十餘人，包括玉貞、芳洲、玉衡、老虎、陳桂芳、郭樂仙、邱志偉、李西浪等。這裏以陳桂芳及李西浪爲代表；前者選出他兩個短篇，後者摘錄其中一篇創作「蠻花慘果」的一段。這個中篇是企圖通過一個中國舊式智識份子范秋明（范通）出洋謀生的艱苦經歷，反映昔時西婆羅洲的社會現實；當時約發表了六七萬字，即因故中止，沒有完篇。這一段是范秋明到達西婆羅洲後，與他的姻弟楊楚碧異地重逢，聽楊楚碧自述他一度在北婆當豬仔的悲慘生活，可以作爲一個獨立的短篇來看。

另一位作者垂拱，稿件本來不多，但這篇「一個車夫的夢」卻不能不選；因爲它顯示了：在馬華新文學的發展初期，除了樸素的現實主義的作品之外，也已有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的萌芽。

(二)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南風」和「星光」兩個文藝刊物先後創刊，掀開了馬華新文學運動的序幕，馬華新文學由此晉入它的擴展時期。「南風」的編者拓哥，很有點寫小說的

才能，但作品頗有脫離生活傾向。「星光」同人譚雲山鄒子孟等，比較重視詩歌散文，小說似非所長，但偶有所作，倒有相當的思想內容。本書輯錄拓哥和鄒子孟的小說各一篇，可以見出這種情況。

與拓哥鄒子孟等差不多同時出現的小說作者，還有李詞傭、蝶影、陳晴山等幾位。李詞傭後來轉向散文方面發展，有較好的成就。蝶影的小說也不多，但這一篇「嚙語」，卻頗精彩，故予錄入。陳晴山的舊學基礎很好，喜歡寫些故事新編之類，「乘桴」一篇，別署天白，大致可以考知是他較後期的作品。現在順便把別署改回原名，以免和更後期的另一位「天白」相混。

一九二七年以後，一般小說的創作，主要是循着兩個方向前進。一是南洋題材的描寫。這是馬華新文學的一個自立運動，濫觴於馬華新文學萌芽時期，一九二七年起經「荒島」，「文藝三日刊」，「椰林」等刊物大力鼓吹提倡之後，乃發皇光大，蔚爲潮流。這裏介紹的王探、吳仲青、曾聖提、華丁、玉羊等人的幾篇作品，約略可以代表這方面的創作成績。本來還有三兩個短篇想編入，包括曾華丁的描寫砂勝越土著民族生活的「拉子」，因恐份量過多，終於臨時抽出。

另外一個方向是新興文學的創作，開始於一九二八年中。初時比較側重在反映中國北伐革命時期的歷史面貌，其後也漸漸傾向於寫南洋題材。當時知名的作者有劉科盈、浪花、慧聆、依夫、梅子、忠實……等多人，產品十分豐富。本書由於篇幅及其他原因，在這方面有較多的遺漏。慧聆的「鐵牛」，祇能算是聊備一格，代表性是非常不夠的，「王先生」更非他的力作。而一些質量較高的作品，如梅子的「紅溪的故事」，浪花的「生活的鎖鍊」等，卻都未及編入。很多缺點的彌補，只好俟諸異日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 編者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No. 4121] H.K.\$ 2.80